

革
命
先
烈
文
選

編例

一、自 國父倡導革命以來，仁人志士，或慷慨殉國，或悲憤終天，壯烈之行，永古不朽。其豐功偉績，爲國人所熟諳；而所遺詩歌文章，元氣淋漓，清韻鏗鏘，洵精誠赤血之所鎔鑄凝結，至今讀之，猶覺正氣凜然，令人奮發而不能自己。茲編所輯，僅列先烈三十餘人，著錄遺文凡四十餘篇，詩九十餘首，詞九闕。蒐羅未廣，闕漏尙多，當假以時日，廣續輯印。

一、本編分爲上下二卷，上卷爲書札雜文選，下卷爲詩詞選。目次序以先烈成仁先後爲序。

一、每篇之首均繫以作者小傳，間又說明發表時之環境，及有關人物之事蹟，俾綜合研讀，可作爲革命史之資料。但每一作者所選在一篇以上者，則僅就第一篇附列之。

革命先烈文選 目錄

卷上

就義供詞

緬甸亡國史序

革命軍自序

與妻訣別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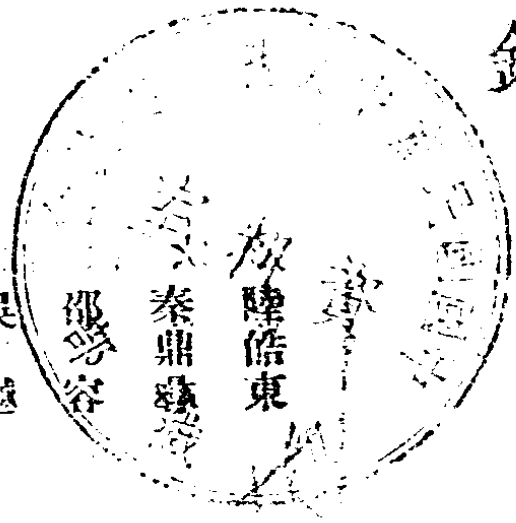
復妻書

隋朝時代自序

敬告我同志

敬告我同胞

革命先烈文選 目錄



秦鼎

邵容

吳樾

吳樾

吳樾

吳樾

吳樾

革命先烈文選目錄

二

蹈海前絕命書

陳天華

獄中與友人書

禹芝謨

獄中與諸同學書

禹之謨

獄中遺書

禹之謨

安徽起義布告

徐錫麟

與某君書

秋瑾

自擬檄文其一

秋瑾

自擬檄文其二

秋瑾

中國女報發刊辭

秋瑾

赴義前別父書

林覺民

赴義前別妻書

林覺民

赴義前別父書

方聲洞

壯義前別兄書

與柳乘疾書

江左用兵記自序

自祭文

武昌獄中與劉約真書

紀南京光復事

絕命書

致黃克強書

檄南京文

檄浙江福建文

別鄧澤如書

致馮自由書一

革命先烈文選目錄

三

李曉

趙聲

林述慶

寧調元

寧調元

范光啓

鍾志光

陳其美

陳其美

陳其美

黃興

黃興

革命先烈文選目錄

四

致馮自由書二

黃興

致四弟秩如書

朱執信

孫文主義叢刊序

廖仲愷

民國雜誌發刊詞

胡漢民

黃花崗烈士事略序

胡漢民

民族正氣文鈔序

邵元冲

軍國民詩選序

邵元冲

卷下

詩

廬風雜感

秦鼎霖

猛回頭引子

陳天華

猛回頭尾聲

陳天華

和友人句

送友人赴臺

感憤

觀日俄戰圖有感

失題

感時

吊吳樾烈士

感懷

戊申重遊南越在美荻同德棧作

辛亥春反國留別諸同志

無題

感懷

陳天聰

陳天聰

秋瑾

秋瑾

秋瑾

秋瑾

秋瑾

羅仲霍

羅仲霍

羅仲霍

林文

林文

革命先烈文選目錄

六

過洪王舊壘

偶題

夜半與諸友飲歸有感

生日答母促歸

登遠王台

滄角亭口占

贈吳樾

已酉初度寄友

過滎陽楚漢戰蹟吊項羽

虎牢關

秦道

潼關望黃河

陳更新

陳更新

陳更新

李炳輝

趙聲

趙聲

趙聲

趙聲

吳祿貞

吳祿貞

吳祿貞

吳祿貞

步王悟生先生已酉守歲十首原韻

絕命詩

吳祿貞
熊朝霖

山海關

林天羽

舟渡黃海

林天羽

失題

林天羽

津獄遺句

張榕

獄中口占

張恭

攻江寧城夜戰

林述慶

入天保城口占

林述慶

晚泊梁子湖

宋教仁

思家

宋教仁

秋曉

宋教仁

革命先烈文選錄錄

八

哭鑄三盡節黃花崗

宋教仁

登韜光絕頂

宋教仁

獄中詩

寧調元

獄中書

寧調元

答畏友林子超二首

陳子範

答畏友林子超

陳子範

有感三章

陳子範

自輓詩七絕二首

鍾明光

自輓詩七律三首

鍾明光

輓劉道一

黃興

贈友

黃興

哭執信

胡漢民

悔憤

貴縣謁石窠王亭

過崑崙關懷狄武襄

詞

滿江紅

憶舊游

蝶戀花弔黃花崗

蝶戀花贈李沛基

四門泥

油葫蘆

一剪梅

鄧漢民

邵元冲

邵元冲

秋瑾

吳祿貞

黃興

黃興

黃興

黃興

廖仲愷

金縷曲

革命先烈文選
目錄

一〇

廖仲愷

就義供詞

陸皓東



陸皓東，名中桂，以字行，廣東香山人。少與國父有世誼，時相繼從，縱諒時局，互相傾倒，遂追隨國父奔走革命。與中會之創立，皓東疏附之力居多。並建建採用青天白日旗式爲革命軍旗。乙未起義，事洩被捕，梟賊就義，時年二十有九，實中國有史以來爲共和革命而犧牲之第一人。

吾姓陸，名中桂，號皓東，香山翠微鄉人，年二十九歲。向居外處，今始返粵，與同鄉孫文，同憤異族政府之腐敗專制，官吏之貪污庸懦外人之陰謀窺伺，憑弔中原，荆榛滿目，每一念反，真不知涕淚之何從也！居滬多年，碌碌無所就。乃由滬返粵，恰遇孫君客寓過訪，遠別故人，風雨連床，暢談竟夕。吾方以外患之日迫，欲治其標，孫則主滯仇之必報，思治其本。連日辯駁，宗旨遂定，此爲孫君與吾倡行排滿之始。蓋務求

警醒黃魂，光復漢族，無奈貪官污吏，劣紳腐儒，靦顏鮮恥，甘心事仇，不曰：「本朝深仁厚澤」，卽曰：「我輩踐土食毛」。詎知滿清以建州賊種，入主中國，奪我土地殺我祖宗，擄我子女玉帛，試思誰食誰之毛？誰踐誰之士？揚州十日，嘉定三屠，與夫兩王入粵殘殺我漢人之歷史，猶多聞而知之，而謂此爲恩澤乎？要知今日非廢滅滿清，決不足以光復漢族，非誅除漢奸，又不足以廢滅滿清。故吾等尤欲誅一二狗官，以爲我漢人當頭一棒。今事雖不成，此心甚慰，但一我可殺，而繼我而起者不可盡殺。吾言盡矣，請速行刑！

緬甸亡國史序

秦鼎彝

秦鼎彝，字力山，號葦黃，湖南長沙人。初留學日本，矢知革命。已亥春歸國，在大通起自立軍，以衆寡不敵，亡命日本。復與王寵惠，馮自由等組織國民報於東京，鼓吹排滿。壬寅與章炳麟等在日舉行「夏亡國紀念會」，留學界聲勢從之。旋走雲南，不效。江運勳土司，擬從滇

起兵革命，所志未遂，客死慎邊。

我住臘夙七十日，又將去而之他，瀕行騰越張君石泉謂余曰：吾之欲作緬甸史久矣，人事旁午，有志未逮，足下去後，將竟此志，深欲得足下之序，以爲吾兩人訂交之紀念。然以足下之萍蹤浪跡，不識吾書成時，又遨遊何所？曷先爲我構成之也。

羣黃曰：有是哉！君有命，予寧肯默？世人爭著興國史，而著亡國史者不多有；世人或著古文明國之亡國史，而著未經開化之亡國史者不多有。由前之說，所以敘進化之陳蹟；由後之說，所以據憑弔之情感。蓋興國史多矣，若者政治史，若者文學史，若者工商史，此等之著作，上之可以尋人羣發達之跡，下之可以開萬世之先河。或其風俗可以爲軍國民之先導，或以其國人之俠烈，而有獨立之意志；又或以其宗教之偉大，可以化被無數種之人民；又或以其技術、建築、歷算、規術等有功於世界之進化。凡此數者，必居其一，否則西丘何奴之傳，班書以爲附庸，鄒、郝、鄺、衛之音，吳季命其觀止，矧夫其懸焉者歟？

然則石泉之作緬甸史，何爲也？曰：以支那立國之久，而積之大，人口之繁，聲名文物之盛；而讀九世紀以前之世界史，曾不得與有若干之關係。則緬甸史之不獨與世界上絕無關係，卽於東洋史上，亦不得與有關係，昭昭然矣。雖然，吾人亦不得以其小而忽之，則以緬甸之一國，雖於人事之進化，絕無可言，然於吾人亡國之紀念，亦自有其關係者。

蓋吾人之興亡，雖未必有關緬甸之歷史，然吾讀明史，其於甲申以後之事不詳焉；而其結局之一卷，則固不得不借緬甸史，以存其實錄。石泉之志，殆欲以補明史之不詳，而以證明史之不實。然則此書一出，其豈可以增吾人亡國之悲感乎？抑緬甸鄰於印度，印度者，佛教之母國也；緬甸受印度文明之征服，其感染於佛教也最深。蓋自緬甸之地理言之：金沙江自印西行，沿岸而達孟加拉，其與印度通也，必早於中國。中國則萬山阻之，然以印度自古偏向於宗教與哲理，其政治思想與武力，皆至微弱，故緬甸恆以中國爲主國。印緬之亡，皆至易易，讀其史者，可以知神權迷信，有可以滅亡者焉。

石泉能讀英繙文，又以久居其地，習知其俗尚，將欲著其史而爲譯之，其志遠矣！吾謂石泉，凡作社會發達史者，必先考其人之狀態，緬甸俗去原人無幾，正可以爲實地之考察，若以西洋歷史學家與社會學家之眼光觀之，則此書成時，將來作宗教史，社會史者，此中或不無材料之可取，其有功於學術界，亦豈尋常耶？惜乎吾以人事匆匆，不克久留，得以先睹爲快，匪勉書此，彙以誌別。千九百零二年七月三十日，鞏黃秦力山識。

革命軍自序

鄒容

鄒容，字慰丹，四川巴縣人。壬寅留學日本，嘗持剪髮學生監督某某辯髮，懇請留學生會館正襟。癸卯歸國，發憤革革命軍一書，出版後，國內視聽一新。是時吳稚暉等創蘇報社，容復時時爲文以張之。蘇報獄起，滬工部局捕章炳麟，容聞訊，逕赴捕房自投，遂同被羈。翌年獄決，被判禁二年，卒復死於獄，時年十九。其絕命詞有云：一願力能生千烈士，補牢未必恨亡

「羊」。

不文之生，居於蜀十有七年。以辛丑出揚子江，旅上海，以壬寅遊海外。留經年，錄選人名家言，印於腦中者，及思想間所不平等者，列爲編次，以報我同胞，其亦附於文明國中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者歟。雖然，中國人奴隸也，奴隸無自由無思想，然不文不嫌此區區微意，自以爲以是報我四萬萬同胞之恩，我父母之恩，我朋友兄弟姊妹之愛我。其有責我大逆不道者，其有信我光明正大者，吾不計。吾恆信盧騷，華盛頓，威曼諸大哲於地下有靈，必哂曰：「孺子有知，吾道其東」。吾但信鄭成功，張煌言諸先生於地下有靈，必笑曰「後起有人，吾其瞑目」。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吾言已，吾心不已。皇漢民族亡國後之二百六十年，歲次癸卯三月某日，革命軍中馬前卒蜀人鄒容記。

與妻別訣書

吳越

吳越，字孟俠，安徽桐城人，慷慨有聲於時，清光甫子軍變後，朝野轉機法，越獨抗之。遊

於京保間，遇丹徒趙聲，以氣深相期許，嘗謂之曰：「君爲其難，樾爲其易」。遂毅然以陪殺先鋒自任。乙巳八月，清廷命載澤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樾聞，乃懷彈要之於北京前門站，隨以登車，有頃，車動，彈不戒而發，斃載澤之侍從數人，君亦自中彈死車上。

人之死生亦大矣哉！蓋生必有勝於死，然後可生；死必有勝於生，然後可死。可以生則生，可以死則死，此之謂知命；此之謂英雄，昧昧者何能焉。生不知其所以生，死不知其所以死，以爲生有生人之樂，而死則無之，故欲生惡死之情，自往來於胸中而不去，則此輩之生如秋蟬，死者朝菌者，可無足怪矣。若夫號稱知命之英雄，向人則曰：「我不流血誰流血」？此卽我不死誰死之代名詞耳。及至可以流血之日，而彼則曰：「我留此身，將有所待」，待之又久，而此身或病死，或他故而殉，吾知其將死之際，未有不心灰意冷，勃發天良，直悔前言之不踐，與其今日死，不如昔日之不生也。然悔之何及，徒益悲傷耳。此吾之所爲有鑒於此，而不敢不從速自圖焉。亦以內顧藐躬，素非強壯，且多愁善病，焉能久活人間！與其悔之他時，不如圖之此日。抑或者蒼天有報，

償我以名譽於千秋，則我身之可以腐滅者，自歸於腐滅，而不可以腐滅者，自不腐滅耳。夫可以腐滅者體質，而不可以腐滅者精靈；體質爲小我，精靈爲大我；吾非昧昧考比，能不權其大小之輕重以從事乎？而况奴隸以生，何如不奴隸而死！以吾一身而爲我漢，能倡不奴隸之首，其功不亦偉耶？此吾爲一己計，固不得不出此，卽爲吾漢族計，亦不得不出此。吾決矣，子將何如？古人有言曰：「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子卽不爲漢族計，亦獨不爲己計乎？子自思身材之短小，體氣之柔弱，精神之欠缺，飲食之簡少，且衛生之不講，心境之不寬，勞苦之不耐，疾病之時至，非較吾爲尤甚乎？吾不遜，若子壽年一百，吾卽能壽年一百一十，吾今自思，不過一壽四五十，子可作比例觀。且子多壽有何所用？雖如彭祖，亦不過飲食衣服之較多於人，而况子非其比，勢不得不爲一己計，則當捐現在之有限歲月，而求將來之無限尊榮。且也以個人性命之犧牲，而爲鐵血強種之首倡，此爲一己之計，卽所以爲漢族計也。非一舉而兩得乎？子其三復思之。如以吾言爲然，則請爲子畫善死之策，如以爲否，則請留此書於

臨死之日，再一閱之，以證吾之見地如何。

復妻書

吳越

來書情詞懇切，有尙未了之語，今特申前意，使子盡曉無餘。

吾所謂復仇者，非私子於我，而爲我復仇也；吾之意，欲子他年與吾並立銅像耳。愛子之甚，故願子棄死而就生，以爲同胞復九世之仇焉；若云報吾之恩，吾何恩之有？子又何報之有？吾期望於子者，思想日漸發達，智力日漸進步，而導以民族之主義，愛國之精神者，亦爲同胞起見也。子若志不在此，則人間之富貴安樂，自可操券而得之，亦以子之年華才貌，足以相當也。如曰拙鈍無能爲力，是直不自尊不自愛之代名詞耳。天下事人能爲者，我亦能爲之，「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子見夫法之羅蘭夫人，以區區一弱女子而造此驚天動地之革命事業，彼豈有異於人哉？無異也。其所以至此者，亦由於平日明於自由之不可失，雖此身可亡，而此名不可沒，故宗旨一

定，方法隨之，直至達其目的而後已。

今日大地人之上莫不曰：產歐洲各國之革命者法國也；產法國之革命者羅蘭夫人也。何不思享富貴安樂，身歿而名不稱者之爲得乎？抑生則辱死則榮，不惜一己之犧牲，而爲同胞請命者之爲得也？孰得孰失，子自裁之可耳。

「身不屬己」一語，猶覺太不自尊，太不自愛。夫自尊者，未有不能自立，自愛者，未有不能自治。以自立自治之身，而猶曰此身之主權不屬我，則未之聞。夫人至一身而不得有主權，必其不能自立自治，而具有倚賴性者也。我國此性特深，自不當獨怪子。吾於是益恨異族專制之流毒，而使我同胞幾無一人能自由矣。子前曰不云乎：我自幼至長；未食我父一粒粟，未衣我父一縷布，宜少倚賴性者，今出此言，將以拒我乎？抑未知其誤也。子無事時，可捫心自問，即此身之果具於一己與否？若既具於一己，則此身之主權，當在一己矣。彼自甘奴隸者，不足語此。譬如人有奪己之錢財者，己必奪而還之方安也。錢財之爲身外物，己尙不忍棄之，而視此身之主權，乃不錢財乎？噫！

異矣！至謂前此之光陰虛度，罔生於世，無味之至，是有進步之言也。夫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欲求生不虛生，請自今始。

以上云云，度未必能適子之聽，亦以在今日，尙不過爲文明之起點耳。請將此書留之異日，以證將來之進退如何。

暗殺時代自序

吳 樾

予生八年卽失母，惟二兄撫養之。數年兄亡，予父棄官爲賈。至是迫於家計，不得安居，復奔走風塵間，集所得以爲予弟兄教養之用。予年十三，遂慕科名，歲渡於童試。年二十始復不以八股爲事，曰惟誦古文辭。有勸予應試者，輒拒之，年二十三，自念親老家貧，里處終無所事，乃飄然游吳。不遇，遂北上。斯時所與交游者，非官卽幕，自不禁怦怦然動名之念矣。逾年，因同鄉某君之勸，考入學堂肄業。於是得出身派教習之思想，時往來於胸中。豈復知朝廷爲異族，而此身日在奴隸叢中耶。又逾年秋，友人

某君授予以革命軍一書，三讀不置。適其時奉天被佔，各報驚傳，至是而知家國危亡之在邇，舉昔卑劣之思想，一變而新之。然於朝廷之爲異族與否，仍不在意念中也。邇時，某君又假予以清議報，閱未終編，而作者之主義，卽化爲我之主義矣。日日言立憲，日日望立憲。向人則曰，西后之誤國，今皇之聖明。人有非康梁者，則排斥之，卽自問亦信梁氏之說之登我於彼岸也。又邇時，得閱中國白話報，警鐘報，自由血，孫逸仙，新廣東，新湖南，廣長吾，攘書，警世鐘，近世中國祕史，黃帝魂等書，於是思想又一，而主義隨之。吾知前此梁氏之說，幾誤我矣。

夫梁氏之爲竊游說，有革命之思想者，皆能詳言之，無俟我曉曉矣。然予恨梁氏之說之幾以誤我者，其誤我同胞，當不止千萬也。予願同胞，寧爲夢夢不醒之漢族愚民，而不爲半睡半醒之變洲走狗。爲夢夢不醒之愚民，其天良未泯，雖認賊作父，亦苦於不自知，一旦夢醒，究未有不欲殺盡逆賊而復九世之仇也。若半睡半醒之滿奴，名則以瑪志尼加富爾自居，實則吳三桂洪承疇之不若。甚至欲遂一己之私心，甘作同胞之公

敵。有告以宗旨之不正，而行事之皆私者，則彼積羞怒而成仇，遂不惜強詞以奪理。昌言曰，國朝之制，滿漢平等。又曰，滿漢之政治，爲大地萬國所未有。又曰，今皇仁聖，不惜犧牲已位，以立憲政此等云云，蓋欲斷送漢族永無自立之一日，而爲滿洲謀其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予於是念念欲殺盡此輩然此輩皆漢人也，皆漢人而爲吾會之奴隸也。滿會之使此輩爲奴隸，甘害同胞，以利異族，則滿洲之手段，不亦甚毒矣。雖然，此輩爲奴隸者也，滿洲造奴隸者也。不清其源，而絕其流，又烏乎可。予於是念念在排滿。

夫排滿之道有二，一曰暗殺一曰革命。暗殺爲因，革命爲果。暗殺雖個人而可爲，革命非羣力卽不效。今日之時代，非革命之時代，實暗殺之時代也。予遍求滿洲中，而得其巨魁二人，一則奴漢族者，一則亡漢族者。奴漢族者在今日，亡漢族者在今日。奴漢族者非那拉淫婦而何？亡漢族者非銖良逆賊而何？殺那拉淫婦，殺銖良逆賊。殺那拉淫婦，其利在今日；殺銖良逆賊，其利在將來。殺那拉淫婦，去其主動力；殺銖良逆賊，去其助動力。主動力無盡，而助動力有盡，於是念念在殺銖良。能此念雖立，其如

徒手無具何，勢不得不稍俟時日。邈時有萬福華刺王之春榮出，又邈時忽有刺客某刺鉄良逆賊未成而遁，並有士漢謀刺鉄良逆賊未遂而先自盡之報。之三子者，其志可嘉，其風可慕。然予不能不爲之抱憾者，蓋以萬子之刺疎術而所指之事，亦不過曰聯俄之主義而已。夫以聯俄之主義爲非，則所是者必在聯日。聯俄主之滿洲，聯日亦主之滿洲。滿洲既不可恃，日人又安可恃乎？試問今日我同胞，其不欲自去奴隸之籍則已；苟欲去之，則必先事排滿，而排外非所計也。若刺客某則又不免失之於怯，雖其目的較萬子爲善，而於生死關頭，又不若萬子之分明矣。若王子之心有餘而智不足，雖其一死，足以加勉他人，然於事實上，不免失之一籌。使於順德失望時，卽起身東京，或者卒成其志，究未可知，卽不遇，亦可將鉄良同類之人一刺之，以爲代價，則王子不虛死矣。

雖然，王子之死，非勉他人，乃勉我耳。予之存此志，已有數月。（此志偶於友人某君前言之，計在萬福華事以前數月。）王子復先我而行之，雖其不成，亦足見王子之志與我同也。王子有靈，當不使我復蹈萬子之轍。今者，予之槍具，已自日本購來，其

遲遲吾行者，一因此身之事務未清，二因其人受再次之驚，家居多所防備，擬緩數月，觀其動靜，然後就道。斯時友人某君知予之志，遂勸余筆之於書，以遺後世，以釋人惑。予自惟素不能文，即強爲之，焉能言之成理，足以動人觀聽。且以我心之所求者，在實事而不在虛文，使來者皆事虛文，恐實事終無可成之日。予願予死後化一我而爲千萬我，前者仆，後者起，不殺不休，不盡不止，則予之死，爲有濟也。然一念萬王二子之後，竟未聞有接踵而興者，則予當此發軔之始，似不宜不有所觀感于同胞矣。今即邇來之所見，並信札之有關於此者，亦連類及之，綴爲若干篇，名曰暗殺時代。是爲序。

敬告我同志

吳 樾

某嘗以主義之不破壞，手段之不激烈爲深戒；故每觀虛無黨之行事，而羨其同志者之多能實行此主義，實行此手段也。誠以無破壞則無建設，無激烈則無平和，若一方破壞，一方激烈，匪特建設之不可期，平和之無由致，而破壞爲無用，激烈爲無益矣。若

求其建設，而不先經破壞，則建設直無從建設；若求其平和，而不先出以激烈，則平和亦無可平和，不觀夫醫者之治熱病乎？先之以苦寒之劑，俾祛其邪，然後始以參苓，以復其元氣。若先以補劑，則熱在中而不出，其為患必至於不可藥，此醫者之切戒也。吾黨之行事，亦復如是。蓋以我同志久伏於異族專制之下，其受患較熱病為重且大，若不先之以破壞主義行之以激烈手段，而驟以建設為宜，平和為主，則鮮有不失其利而得其害者。夫至今日而言建設平和，殆亦畏死之美名詞耳。某嘗見夫言建設平和者，則曰：「破壞為不可恃，激烈為不可恃，而吾以建設為破壞，平和為激烈，則所謂共和之天下，民族之帝國，將不血刃而成立之。」噫！所言之建設，所言之平和，皆由一念畏死之心，期以建設而免破壞，以平和而免激烈，非真以破壞為不可恃，激烈為不可恃也；而特為是建設平和諸名詞，以飾其畏死之行爲耳。予敢斷言曰：「設盡我漢族者，必此輩也。」我同志諸君，既非此輩之居心，則不可不效虛無黨之行事；當亦知欲恢復大漢江山，必先傾覆異族政府，欲顛覆異族政府，尤必先實行銖血強權。傾覆異族政府，實行

鉄血強權，破壞主義也；激烈手段也；我同志諸君，既認定此主義手段而不移，則其畏死之美名詞，萬不至出於我同志之口矣。我同志諸君，有不以主義之非破壞，手段之不激烈爲深戒者乎？請覽此而熟思之！

敬告我同胞

吳 樾

頌吾同胞者則曰：「華胄」，訾吾同胞者則曰：「賤種」，吾親吾同胞，吾愛吾同胞，則曰：此二者，皆吾同胞應有之名稱也。誠以賤種之名稱在今日，而華胄之名稱在將來，使吾同胞聞賤種之名稱而思有以雪之，聞華胄之名稱而思有以副之，此固我同志諸君所日夜呼號，犧牲性命，以求遂此區區之希望者。然吾同胞夢夢如故，昧昧如故，而歌舞太平如故。於是訾之者，日惟肆其賤種題中應有之文言，匪曰：「奴隸成性」，則曰「無愛國心」。甚至舉數千年之歷史而聲其罪曰：納租服役；乃爲盡爾分內事，若政府之爲本族爲異族，皆在所不計，焉有如是之華胄而甘棄主人翁而爲人牛馬者！此賤

種之名詞，不誠在吾同胞應有之名稱乎？彼矚之者則曰：誠如是言，斯不失其爲華胄矣。不觀聯軍之入北京乎？稱英法德美之順民，夫亦可見我同胞之不以滿洲爲存亡與俱之政府矣。蓋前此之爲滿洲順民者，乃屈於滿洲之權力而不勝，合滿洲將爲英法德美所傾，則稱爲英法德美之順民者，亦屈於英法德美之權力而不勝；若後此滿洲之爲革命軍所驅除，吾知吾同胞其必稱爲革命軍之順民，可深信者也。又焉有如是之賤種，而爲異族之君主死奴隸之節者，其謂爲華胄也固宜。

吾最親之同胞，吾最愛之同胞，其甘爲人冒而自居賤種乎？抑甘爲人頌而自居華胄乎？吾知吾最親愛之同胞，必本乎人情以爲情，而甘爲人頌而不甘爲人冒也。若甘爲人頌則必有以副華胄之榮而後可。若不甘爲人冒，則必有以雪賤種之恥而後可，能欲副華胄之榮，又莫先於雪賤種之恥，欲雪賤種之恥，則又不得不出以革命。革命！革命！世界上最大之事業，孰有過於此哉！若謂吾同胞今日文明之程度，差之尙遠，然則吾欲吾同胞此日有何所爲乎？曰：「知之而已」。舉凡爲仕、爲農、爲工、爲商、爲學生、

爲吏卒、爲游民、爲婦女者，皆須知滿洲之爲異族，異族入主我土地，則我爲奴隸，爲賤種矣？今同胞中之有志驅除異族而雪我賤種之恥者，則我等當奉之向勿背；其有甘爲異族間諜，願爲異族盡忠者，則我等當仇之而弗釋。夫如是，吾同胞亦足以此盡一己之義務矣。夫如是，吾同胞亦足以雪賤種之恥，而副華胄之榮矣；夫如是，吾雖爲同胞百死而亦甘心矣。吾最親之同胞！吾最愛之同胞！曷其念諸！

蹈海前絕命書

陳天華

陳天華字星台，湖南新化人。善屬文，愛國出於天性。民國紀元前九年，黃興等創日知會於湖南，鼓吹革命，天華即加入。旋留學日本，隸同盟會籍，國父派爲執行部書記。取締留學生事件起，投大森海灣自殺，年三十一。遺著有猛回頭，警世鐘等。

嗚呼！我同胞其亦知今日之中國乎？主權失矣利權失矣，無在而不是悲觀，未見有樂觀者存其一線之希望者，則在於近來學生日多，風氣漸開也。使由是而日進不已，

人皆以愛國爲念，刻苦向學，以救祖國，卽十年二十年之後，未始不可不轉危爲安。乃進觀吾國同學者，有爲之士固多，可疵可指之事亦不少。以東瀛爲終南捷徑者，目的在於求利祿，而不在于居責任，其尤不肖者，則學問未事，私德先壞，其被舉於彼國報章者，不可縷數。近該國文部省有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之頒，其剝我自由，侵我主權，固不待言。鄙人內顧團體之實情，不敢輕於發難。縱同學諸君倡爲停課，鄙人聞之，恐事體愈致重大，頗不贊成。然既已如此矣，則宜全體一致，始終貫徹。萬不可互相參差，月貽人以口實。幸而各校同心，八千餘人不謀而合，此誠出於鄙人預料之外。且驚且懼。驚者何？驚吾人有此團體也；懼者何？懼不能持久也。然而日本各報，則詆爲烏合之衆，或嘲或諷，不可言喻。如朝日新聞等，則直詆爲放縱卑劣，其輕我不遺餘地矣。夫使此四字加諸我而不當也，若亦不足與之計較；若或萬一之似焉，則真不可磨之玷也。近來每遇一問題發生，則羣起譁言曰：此中國存亡問題也，願問題有何存亡之分？我不自亡，人孰能亡我者，惟留學生而皆放縱卑劣，則中國真亡矣，豈特亡國而已！二十世

紀以後，有放縱卑劣之人種能存於世乎？鄙人心痛此言，欲我同胞時時勿忘此語，力除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嗟！忍奉公，力學愛國，恐同胞之不見聽，而或忘之，故以身投東海，爲諸君之紀念。諸君而念及鄙人也，則毋忘鄙人今日所言。但慎毋誤會其意，謂鄙人爲取締規則而死，而更有意外之舉動。須知鄙人原重自修，不重尤人鄙人死後，取締規則問題可了則了，切勿固執；惟求急講善後之策，力求振作之方，雪日本報章所言，舉行救國之實，則鄙人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諸君更勿爲鄙人惜也。

鄙人志行薄弱，不能大有所爲，將來自慮，惟有兩途：其一，則作書報以告世；其二，則遇有可死之機會而之死，夫空談救國，人皆厭聞，能言如鄙人者，不知凡幾。以生而多言，或不如此而少言之有效乎？至於待至事無可爲，始從容就死，其於鄙人誠得矣，其於事何補耶？今朝鮮非無死者，而朝鮮終亡；中國去亡之期，極少須有十年。與其死於十年之後，曷若於今日死之，使諸君有所警動，去絕非行，共講愛國，更臥薪嘗膽刻苦求學，徐以養成實力，不與國家；則中國或可以不亡，此鄙人今日之希望也。然

而必如鄙人之無力無學而後可，使稍勝於鄙人者則萬不可學。與鄙人相親厚之朋友，勿以鄙人之故而悲痛，失其故志，亦勿爲輿論所動，而易其素志。鄙人以救國爲前提，苟可以達到救國之目的者，其行事不必與鄙人合也。

今將與諸君長別矣！當世之問題，亦不得不與諸君略言之。近今革命之論，囂囂起矣，鄙人亦此中之一人也。而革命之中，有置重於民族主義者，有置重於政治問題者；鄙人所主張，固重政治而民族，關於鄙人所著各書自明。去歲以前，亦嘗渴望滿洲政府變法，融和種界，以禦外侮。然至近則主張民族者，以爲滿漢終不並立，我排彼以言，彼排我以實我之排彼自近年始，彼之排我二百年如一日，我退則彼進，豈能望彼消釋嫌疑而甘心願與我共事乎？欲使中國不亡，惟有一刀兩斷，代滿洲執政柄而卵育之。彼若查知天命者，則待之以德川氏可也。滿洲民族，許爲同等之國民，以現世之文明，斷無仇殺之事。故鄙人之排滿也。非如倡復仇論云，仍爲政治問題也。蓋政治公例，以多數優之族統治少數之劣等族者爲順以少數之劣等族統治多數之優等族者爲逆故也。

鄙人之於革命如此然鄙人之於革命，有與人異其趣者，則鄙人之於革命，必出之以極迂拙之手段，不可有一毫取巧之心；蓋革命有出於功名心者，有出於責任心者。出於責任心必事至萬不得已而後爲之，無所利焉；出於功名心者，己力不足，或至借他力，非內用會黨，則外持外資。會黨可以徧用，而不可恃爲本營；日俄不能用馬賊交戰，光緒不能用銅馬赤眉平定天下，況欲用今日之會黨以成大事乎？至於外資則尤爲危險，非律賓覆轍，可爲前鑒。夫以鄙人之迂遠如此，或至無實行之期，亦不可知然而舉中國皆漢人也使漢人皆認革命爲必要則或如瑞典諸威之分離，以一紙書通過而無須流血焉可也。故今日惟命使中等社會皆知革命主義，漸普及下等社會。斯時也，一夫發難，萬衆響應，其於事何難焉？若多數猶未明此義，而即實行，恐未足以救中國而轉亂中國也此鄙人對於革命問題之意見也。

近今盛倡利權收回，不可謂非民族之進步也。然於利權收回之後，無所設施，則與前此之持鎖國主義何異？夫前此之持鎖國主義者，不可謂所慮之不是也；徒用消極方法

，而無積極方法，故國終不鎮，而前次之紛紛擾擾者，皆爲無效；今之倡利權收回者，何以異茲故苟能善用之，於此數年之間，改遷國政，開通民智，整理財政，養成實業人才，十年之後，經理有人，主權還復，吸收外國資本，以開發中國文明，如日本今日之輸入外資可也。否則，爭之甲者仍與之乙，或遂不辦，外人有所藉口，羣以強力相壓迫，則十年之後，亦如潰堤之水，滔滔而人，利權終不保也。此對於利權收回問題之意見也。

近人有主張親日者，有主張排日者。鄙人以爲二者皆非也！彼以日本爲可親則請觀朝鮮然遂謂日人將不利於我必排之而後可，則愚亦不知其說之所在也。夫日人之隱謀，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卽彼之書報，亦昌言無忌，固不慮吾之知也。而吾謂其不可排者何也？乘弱攻昧，取亂侮亡，吾古聖之明訓也。自有可亡之道，豈而怨人之亡我；吾無可亡之道，彼能亡我乎朝鮮之亡也，亦朝鮮自亡之耳，非日本能亡之也。吾不能禁彼之不亡我，彼亦不能禁我之自強。使吾亦如彼之治其國者，則彼亦親我之不暇，遑敢

亡我乎。否則卽排之，有何實力耶？平心而論，日本此次之戰，不可謂於東亞全無功也。倘無日本一戰，則中國已瓜分亦不可知。因有日本一戰而中國得保殘喘，雖以堂堂中國，被保護於日本，言之可羞，然事已如此，無可諱也。如恥之，莫如自強利用外交，更新政體於十年之間，增海軍二十萬噸，修鐵路十萬里，則彼必與我同盟，夫因盟與保護不可同日語也。保護者，自己無實力而惟受人蔭蔽，朝鮮是也；同盟者，勢力相等，互相救援，日英是也。同盟爲利害關係相同之故，而不由於同文同種。英不與歐洲同文同種之國同盟，而與不同文同種之日本同盟；日本不與亞洲同文同種之國同盟，而與不同文同種之英國同盟；無他，利害相衝突，則雖同文同種，而亦相仇讎；利害關係相同，則雖不同文同種，亦相同盟。中國之與日本，利害關係，可謂同矣，然而實力苟不相等，是同盟其名，保護其實也。故屈今日而欲與日本同盟，是欲作朝鮮也。居今日而欲與日本相離，是欲亡東亞也。惟能分擔保全東亞之義務，則彼不能專握東亞之權利，可斷言也。此鄙人對於日本之意見也。

凡作一事，須遠矚百年，不可徒任一時感觸，而一切不顧，一闕之政策，此後再不
宜於中國矣。如有問題發生，須計全局，勿輕於發難，此因鄙人有謂而發，然亦切要之
言也。鄙人於宗教觀念，素來薄弱，然如謂宗教必不可無，則無寧仍尊孔教，以重於遠
俗之故，則並奉佛教亦可；至耶教，除好之者可自由奉之之外，欲據以改易國教，則可
不必。或有本非迷信，欲利用之而有所運動者，其謬於鄙人所著之最後之方針，言之已
詳，茲不贅及。近來青年誤解自由以不服從規則，違抗尊長爲能，以愛國自飾，而先犧
牲一切私德，此之結果，不言可想。其餘日人所欲言者多，今不及言矣！散見於鄙人所
著各書者，願諸君取而觀之，擇其是者而從之，幸甚。語曰：「君子不以人廢言」，又
曰：「烏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則鄙人今日之言，或亦不無可取乎

獄中與友人書

禹之謨

禹之謨，湖南湘鄉人，少任俠，工書能文，曾入營幕，後遊學日本，研究實業，歸國後，設工廠於長沙等處，著志革命，紀元前九年與黃興等創日知會於兩湖，爲運動機關，復爲陳天華營葬，遭清吏之忌。丙午萍醴事起，被捕繫靖州獄中，備受慘刑，十二月二十一日，縊於靖州東門。

謨自六月十一日遭此橫禍，八月初二日抵靖州，卽日入獄，究不知因何定罪，有無期限。世界黑暗，學界亟欲其光明，危乎難矣！漢入黑關獄，將編黑關史，適高等學堂申生建藩子鈇琴暑假歸里，正在籌資未渡。日前靖州師範學生，與人爭鬪於市，鈇琴見之，從旁勸解；而師範生竟與鈇琴反對，誣爲糾讞，愬於州牧。郭牧本昏憤貪吏，以申爲奇貨，不減咸陽之索，祇得暫避野蠻凶鋒專制虎威，現用去百金有奇，其禍猶未已也，必欲得而甘心焉。嗚呼險哉！謨居囹圄，來慰問者日有人，得聞茲事之大概。告我學

界同志，爲之評議，乞學務處行文銷案，毋使昏吏上下其手，藉飽慾壑，庶備遠萌芽之學風，去其奴性積俗，自重人格，進爲有秩序之團體，不亦幸乎？

獄中與諸同學書

馮之謨

同學諸君御覽：捧讀來書，感愧交增，汗淚並下！敬譔諸君，學有根柢，琢磨益光，亞東之華盛頓，其在諸君乎？

謨本不學無術，動多窒礙，未能於社會毫末之利益，致增一層阻喪，死罪死罪！至湘學會即能成立，必含多分的奴性；藉奴勢以伸權力，行壓制，可預知也，滿奴亦得利用之。嗚呼危哉？學子其在殼中矣；猗歟幸哉！學已能自立矣。我所希望之學生自治會，幸諸君之大魄力，於大風潮大勢力與大獄之際，放大光明於黑暗世界，獄中人聞之，喜而不寐。更望諸君以百折不回之氣概，振奮精神，整齊秩序，力求進步，毋少懈怠，毋少退讓；以自治會爲政黨新國會之基礎，其責任之重大也如此，諸君勉之！吾輩可

爲清庭之囚犯，不可爲自治會之罪人，願諸君務其大者遠者，若目前之小害無畏焉。今學生自浩會成立矣，再進一步請創立郡治大會，爲各省倡，亦惟諸君是賴。

鐵路初歸官辦，既而紳辦，兩年之久，毫無影響。今春商會成立，漠於會中，再四演說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有此大權大利之鐵路機會，商界當急取之，勿徬徨也。」幸而見信，是以四月電達商部，允歸商辦，兩期卽集股二百萬有奇。近官督商辦之說，是皆前此紳辦者因事權不己屬也，陰地唆弄，必破壞商辦之局，而後快。商界無人才，無魄力，祇可居被動之地位，無原動之資格。湘路之能否專歸商辦，必得學界爲之援助。否則一爲官辦，資本無着，人皆慳而不前，勢必借洋款；以數百萬贖回之路權，又將去矣。且湖南與之俱亡。謂余不信，試觀甲午三千萬贖回之遼東，隨轉而送之俄人。遼東爲建虜發祥之地，尙爾，有何愛於湖南？嗚呼！怨哉！欲存湖南，必爭路權。爭路權者，商界學界之天職，責無旁貸。諸君以謨言爲千慮之一得歟？請於學界開會之際，爲謨宣布此意，以俟大多數國民採擇是爲幸！承諸君存問，惠贈，卻之不恭，受之有

愧。學生自治會成立，之謨敬捐銀二元，以答盛情。

獄中遺書

禹之謨

我所最親愛之在世同胞鑒：世局危殆，固由迂腐之舊學所致，亦非印版的科學所能挽回，故余之於學界有保種存國之宗旨在焉；與若輩以摧殘同種爲手段，者，勢不兩立，於是乎有靖州之監禁，不百日而金牧提訊，所發不成論理之問題，無非受人意旨，陰謀祕計，橫爲成見，是以所答動遭無理之駁詰，不能置詞。且曰：「爾輩牛馬耳，人欲食則食之，有何愛焉？」禹之謨正告同胞曰：身雖禁於囹圄，而志自若。鑿殺死耳，我志長存。同胞同胞？其善爲死所，寧可牛馬其身而死，切勿奴隸其心而生。前途茫茫，死者已矣，存者誠可哀也！我同胞共圖之！圍心斃慮，終必底於成也。禹之謨四十一歲。丙午十一月十九日靖州獄中遺書。

安慶起義布告

徐錫麟

徐錫麟，字伯孫，浙江紹興人。曾游學日本，習警政。倡光復會，誓志覆清。在紹興設大通學校，聚志訓練部勒。尋入資捐道員，至皖謀大舉。民國紀元前五年五月二十六日，殺清皖撫恩銘於安慶警察學堂，遂舉義，據軍械局。戰敗被害，時年三十五。

革命軍，首領徐爲曉諭大衆，光復漢族，翦滅滿虜事。我大漢民族立國數千年，文明首出，維古舊邦。乃日滿虜入關，中原塗炭，衣冠掃地，文獻無遺。二百餘年儉生姑息虐政之下，種種難堪，數不可罄。近則名爲立憲，實乃中央集權，玩我股掌，禁止自由，殺戮志士，苛虐無道。暴政橫生，天下擾攘，民無所依，強鄰日逼，不可終日。推厥種種罪由，何莫非政府愚黔首虐漢族所致。以是予等懷抱公憤，共起義師，與我同胞，共復舊業，誓掃妖氛，重建新國，圖共和之幸福，報往日之深讎，義兵所臨，與民更始，毋庸多疑。有不從者，是甘爲化外，自取罪戾，當表之天下，與吾族諸父兄弟共

安慶起義布告

三一

誅之，此險。

致某君書

秋瑾

秋瑾，字璿卿，別號鑑湖女俠，浙江紹興人。幼承家學，工詩文詞。年十九，適湖南王氏。痛滿清之專制，遂東渡日本留學，加入同盟會。旋返國與錫麟創設大通學校，組織光復軍，祕謀起義於浙江。後錫麟赴皖，瑾主浙事，相約同時大舉，光復東南，然錫麟以時迫先發，瑾不及響應，爲清吏偵悉，乙未六月六日，被捕於紹興之古軒亭，死之，時年三十有一。

吾與君志相若也，而今則君與予異，何始同而終相背乎？雖然，其異也，適其所以同也。蓋君之志則在于忍辱以成其學，而吾則義不受辱以貽我祖國之羞然諸君誠能忍辱以成其學者，則辱也甚暫，而不辱其常矣。吾素負氣，不能如君等所爲，然吾甚望諸君之無忘國恥也。吾歸國後，當盡力籌畫，以勸光復舊物，與君相見于中原，成敗雖未可知，然苟留此未死之餘生，則吾志不敢一日息也。吾自庚子以來，已置生命于不顧，

卽不獲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且光復之事，不可一日緩，而男子之死于謀光復者，則自唐才常以後，若沈蕙，史堅如，吳樾諸君子不乏其人；而女子則無聞焉。亦吾界之羞也，願與諸君交勉之！

自擬檄文其一

秋瑾

嗟夫！我父老子弟其亦知今日之時勢爲何如之時勢乎？其亦知今日之時勢有不容不革命者乎？歐風美雨，澎湃逼人；滿賊漢奸，網羅交至！我同胞處於四面楚歌聲裏，猶不自知；此某等爲大義之故，不得不剴切勸諭者也。

夫魚游釜底，燕處幕巢，且夕偷生，不自知其瀕於危殆，我同胞其何以異是耶？財政則婪索無厭，雖負盡納稅之義務，而不與人以參政之權；民生則道路流離，而彼方昇平歌舞，侈言立憲，而專制仍得實行；名爲集權，而漢人遭盡剝削。南北兵權，既純操

於滿奴之手，天下財賦，又欲集之一偶。練兵也，加賦也，種種剝奪，括以一言，制我漢族之死命而已。

夫閉關之世，猶不容有一族偏枯之弊，況四鄰逼處，彼乃舉其防家奴媚異族之手段，送我大好河山。嗟夫！我父老子弟，蓋亦一念祖宗基業之艱難，子孫立足之無所，而深思於滿奴之政策耶！

某等眷懷祖國之前程，默察天下之大勢，知有不容已於志命，用是張我旗鼓，殲彼醜奴，爲天下創。義旗所指，凡我漢族，應表同情也。

自擬檄文其二

秋瑾

芸芸衆生，孰不愛生？愛生之極，進而愛羣。蓋種族之不保，則個人隨亡，此固大義瞭然，毋庸多贅者也，然試問同胞，以今爲何時，則莫不曰種族存亡之樞紐也。再進

而叩以何術可解決此存亡之問題，則又瞠目莫對，否則即以政治改革，爲極端之進化矣。嗟夫！歐風美雨，咄咄逼人，推原禍胎，是誰之咎？雖誠滿奴之族，亦不足以蔽其事矣。

夫漢族沉淪，二百有餘年矣。婢膝奴顏，脅肩他人之宇下；有土地而自不知守，有財賦而自不知用，戴醜夷以爲主而自奴之。彼固儻來之物，初何愛於我輩？所難堪者，我父老子弟耳。生於斯，居於斯，聚族而安處，一旦瓜分實現，彼即退處藩服之列，固猶勝始起遊牧之族；奈何我父老子弟，乃聽之而不問也？年來防家賊之計算，著著進步，美其詞曰立憲，而殺戮之報，不絕於書；大其題曰集權，而漢人失勢，滿族梟張。嗚呼？人非木石，孰不愛生而愛羣，逼於不獲已，則祇能守一族之利益矣。彼既棄我種族，置之不問之列，則反報之道，亦所當然，奈何我父老子弟見之不早也？

某等菲薄，不敢自居先知，然而當仁不讓，固亦嘗以此自勵。今時勢阽危，確見其有不容已者，用是大舉報復，先以雪我二百餘年漢族奴隸之恥，復以啓我二兆方里天府

之新帝國。宗旨務光明而不涉於曖昧，行事務簡單而不蹈於瑣細，幸叨祖宗黃帝之靈，得以光復舊業，與衆更始，所有派遣之兵馬，曉諭如左，凡漢族，自當共表同情也。

中國女報發刊辭

秋瑾

世間有最悽慘最危險之二字曰「黑闇」黑闇則無是非，無聞見，無一切人世間應有之思想行爲等等黑暗世界悽慘之狀態，蓋有萬千不可思議之危險。危險而不知其危險是乃真危險；危險而不知其危險，是乃大黑暗黑暗也，危險也。處身其間者亦思所以自救救人歟？然而沉沉黑獄，萬象不有，雖有慧者，莫措其手。吾若置身危險生涯，施大法力，吾毋寧脫身黑暗世界，放大光明，一盞精燈，導無量衆生，盡登彼岸，不亦大慈悲耶？

夫含生負氣，孰不樂生而惡死，趨吉而避凶？而所以陷危險而不顧者，非不顧也，

不之知也。苟醒其沉醉，使驚心萬狀之危險，則人自爲計，寧不勝於我爲人計耶？否則雖灑徧萬斛楊枝水，吾知其不能盡度世人也。然則曷一念我中國之黑暗何如？我中國前途之危險何如？我中國女界之黑暗更何如。我女界前途之危險更何如，予念及此，予悄然悲予憮然起，予乃奔走呼號於我同胞諸姊妹，於是而有中國女報之設。

夫今日女界之氣象，固於四千年來黑暗世界我稍稍放一線光明矣。然而茫茫長路，行將何之？吾聞之，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鉅。苟不確定方針，則毫釐之差，謬以千里；般鑿不遠。觀十年來我中國學生界之現狀可以知矣。當學堂不作，科舉盛行時代，其有毅然舍高頭講章，稍稍習外國語言文字者，誰不曰：新少年，新少年。然而大道不明；真理未出，求學者類皆無宗旨，無意識，其效果乃以多數聰穎子弟，養成謬譯買辦之材料。不亦大可惜哉！十年來此風稍息，此論亦漸不聞，然而吾又見多數學生，以東瀛爲終南捷徑，以學堂爲改良之科學矣！今且考試留學生，某科舉人某科進士，之名稱，又喧騰於耳矣。自茲以後，行見東瀛留學界，蒸蒸日上矣！嗚呼，此等現象進步歟？

退步歟？吾不敢知。要之此等魔力，必不能混入我女子世界中；我女界前途，必不經此二階級，是吾所敢決者。然而聽晨鐘之初動，宿醉未醒，睹東方之乍明，睡魔不遠。人心薄弱，不克自立，扶得東來西又倒，於我女界爲尤甚；苟無以鞭策之，糾繩之，吾恐無方針之行駛，將旋於巨浪盤渦中之以沉溺也。

然則具左右輿論之勢力，擔監督國民之責任者，非報紙而何？吾今欲結二萬萬大團體於一致，通全國女界聲息於朝夕，爲女界之總機關，使我女子生機活潑，精神奮飛絕塵而奔，以速進於大光明世界。爲醒獅之前驅，爲文明之先導，爲迷津筏，爲暗室燈，使我中國女界中放一大光明燦爛之異彩，使全球人種，驚心奪目，拍手而歡呼。無量願力，請以此報創！吾願與同胞共勉之！

赴義前別父書

林覺民

林覺民，字意，洞福建閩縣人。能文章，富詞藻，性簡樸不華，而氣概儼然，留日習文學哲學。

嫻英德文。辛亥廣州之役，運籌甚力。於赴廣州之途次，嘗語同志曰：「此舉若敗，死者必多，必能感動同胞。今日同胞非不知革命爲救國唯一手段，特畏首畏尾，不能割斷家庭情愛耳。今試以我論，家非有龍鍾老父，庶母幼弟，少婦稚兒耶？願肯從容就死，心之摧割，腸之寸斷，此雖木石，亦當爲我墮淚，况人耶？推之諸君家族情況，莫不類此，甚且身死而父母兄弟妻子，不免凍餒者亦有之，故謂吾輩死，而同胞尙不醒者，吾決不信也。使吾同胞一旦盡奮而起，克復神州，重興祖國，則吾輩雖死之，猶生之年，寧有憾哉！」既抵廣州，遂赴義，被執不屈死，時年二十五。

不孝兒覺民叩稟父親大人：兒死矣！惟累大人吃苦，弟缺衣食耳！然大有補於全國同胞也，大罪乞恕之。

赴義前別妻書

林覺民

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書與汝永別矣！吾作此書時，尙是世中一人；汝看此書時

赴義前別妻書

三九

，吾已成爲陰間一鬼，吾作此書，淚珠和筆墨齊下，不能竟書，而欲擱筆，又恐汝不察吾衷，謂吾忍舍汝而死，謂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爲汝言之：

吾至愛汝，卽此愛汝一念，使吾勇於就死也。吾自遇汝以來，常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然遍地腥雲，滿街狼犬，稱心快意，幾家能夠，司馬春衫，吾不能學太上之忘情也。語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愛汝之心，助天下人愛其所愛，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顧汝也。汝體吾此心，於啼泣之餘，亦以天下人爲念，當亦樂犧牲吾身與汝身之福利，爲天下人謀永福也。汝其勿悲！」

汝憶否？四五年前某夕，吾嘗語曰：「與使吾先死也，無寧汝先吾而死」。汝初聞言而怒，後經吾婉解，雖不謂吾言爲是，而亦無辭相答。吾之意蓋謂以汝之弱，必不能禁失吾之悲；吾先死留苦與汝，吾心不忍；故寧請汝先死，吾擔悲也。嗟夫！誰知吾卒先汝而死乎？

吾真真不能忘汝也！迴憶后街之屋，入門穿廊，過前後廳，又三四折，有小廳，廳

旁一室，爲吾與汝雙栖之所。初婚三四個月，適冬之望日前後，窗外疏梅篩月影，依稀掩映；吾與汝並肩攜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語，何情不訴。及今思之，空餘淚痕。又迴憶六七年前，吾之逃家復歸也，汝泣告我：「望今後有遠行，必以告妾，妾願隨君行。」吾亦既許汝矣。前十餘日回家，卽欲乘便以此行之事語汝，及與汝相對，又不能啓口，且以汝之有身也，更恐不勝悲，故惟日日呼酒買醉。嗟夫！當時余心之悲，蓋不能以寸管形容之。

吾誠願與汝相守以死，第以今日事勢觀之，天災可以死，盜賊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管汚吏虐民可以死，吾輩處今日之中國。國中無地無時不可以死，到那時使吾眼睜睜看汝死，或使汝眼睜睜看我死，吾能之乎？抑汝能之乎？卽可不死，而離散不相見，徒使兩地眼成穿而骨化石，試問古來幾曾見破鏡能重圓？則較死爲苦也，捋奈之何！今日吾與汝幸雙健，天下之人不當死而死，與不願離而離者，不可數計，鍾情如我輩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顧汝也。

吾今死無餘憾，國事成不成，自有國志者在。依新已五歲轉眼成人，汝其善撫之，使之肖我。汝腹中之物，吾疑其女也，女必像汝，吾心甚慰。或又是男，則亦教其以父志，則我死後尙有二意洞在也。甚幸甚幸！

吾家後日當甚貧，貧無所苦，清靜過日而已。

吾今與汝無言矣！吾居九泉之下，遙聞汝哭聲，當哭相和也。吾平日不信有鬼，今則又望其真有。今人又言心電感應有道，吾亦望其言是實，則吾之死，吾靈尙依依傍汝也，汝不必以無侶悲。

吾平生未嘗以吾所志語汝，是吾不是處。然語之又語汝日日爲吾擔憂，吾犧牲百死而不辭，而使汝擔憂，的的非吾所思。吾愛汝至，所以爲汝體者，惟恐未盡。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國！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國！卒不忍獨善其身。嗟夫！巾短情長，所未盡者，尙有萬千，汝可以摹擬得之。吾今不能見汝矣！汝不能舍吾，其時時於夢中得我乎？一慟！辛亥三月二十六夜四鼓，意洞手書。

家中諸母皆通文，有不解處。望請其指教，當盡吾意爲幸。

赴義前別父書

方聲洞

方聲洞，字子明，福建侯官人，世家子也。嘗留學日本，值俄警頻聞，邊境騷然，憤而與同志組織軍國民教育會，期赴國難。後因解散，志不得伸。乃逢人痛論國事，謂非顛覆滿清，建共和，則吾人終無安枕之日。及國父赴日組織同盟會，深相投契，與兄弟妻嫂皆相繼加盟矣。國父因任之爲同盟會福建支部長，聲氣相投，閩人之附義者亦特多。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廣州之役，自領一隊，進攻督署，事敗，死之。時年二十六。

父親大人膝下，跪稟者：此爲兒最後親筆之稟，此稟果到家，則兒已不在人世者久矣！兒死不足惜，第此次之事，未曾稟告大人，實爲大罪！故臨死特將其就死之原因，爲大人陳之。

竊自滿洲入關以來，凌辱我漢人無所不至。迄於今日，外患逼迫，瓜分之禍，已在

目前。滿洲政府猶不願實心改良政治，以圖強盛；僅以預備立憲之名，炫惑內外之觀聽，必欲斷送漢人土地於外人，然後始大快於其心。是以滿政府一日不去，中國一日不免於危亡；故欲保全國土，必自驅滿始，此固人人所共知也。兒嘗此志已久，祇以時機未至，故隱忍未發。邇者海內外諸同志共謀起義，以顛撲滿政府，以救祖國，祖國之存亡，在此一舉。事敗則中國不免於亡，四萬萬人皆死，不特兒一人。如事成，則四萬萬萬人皆生，兒雖死亦樂也。祇以大人愛兒者，故臨死不敢不為稟告，但望大人以國事為心，勿傷兒之死，則幸甚矣！

夫男兒在世，不能建功立業，以強祖國，使同胞享幸福，雖奮鬥而死，亦大樂也。且為祖國而死，亦義所應爾也。兒刻已念有六歲矣，對於家庭本有應盡之責任；祇以國家不能保，則身家亦不能保，即為身家計，亦不能於死中求生也。兒今日竭力驅滿，盡國家之責任者，亦即所謂保身家也。他日革命成功，我國之人，皆為中華新國民，而子孫萬世亦可以長保無虞，則兒雖死，亦冥目地下矣。惟從此以往，一切家事，均不能

爲大人分憂，甚爲抱憾！幸有壽兄及諸孫在，則兒或可稍安於地下也。惟祈大人得信後，切不可過於傷心，以礙福壽，則兒罪更大矣，幸諒之！

茲付上致穎媳信一通，俟其到漢時面交，並祈得書時，知遣人赴日本接其歸國。因彼一人在東，無人照料，種種不妥也。如能早歸，以盡子媳之職，或能輕兒不孝之罪。臨死不盡所言，惟祈大人善保玉體，以慰兒於地下。

旭孫將成人，乞善導其愛國之精神，以爲將來報仇也。臨書不勝企禱之至！敬請萬福金安。兒聲洞赴義前一日稟於廣州城。

赴義前別兄書

李 晚

李晚，字晚君，廣東雲浮人。家貧失學，赴香港習車衣業，既聞國父革命言論，遂加入同盟會。辛亥廣州之役，力贊黃興主戰議，竟以身殉，時年三十有八。此爲廣州發難前一日，與兄訣別書。

敬復者，昨天說友去年余妻區氏與甥往南洋訪弟，適因歸國，兩不相遇。弟此次理應返鄉一行，但軍情緊急，不出三日，兄便知矣。此行成敗不可知，任其事而怕死，非丈夫也。今明知無濟，祇在實行革命宗旨，決以生命犧牲，推倒滿清，建設中華民國。事成則漢族先明；敗或身殉，願毋我念！懇兄代告余妻區氏一言，苦守韜兒，他日繼父之志，幸毋忘之！此別。辛亥三月二十八夕，弟晚發。

與柳棄疾書

趙聲

趙聲字伯先。江蘇丹徒人。曠達個儻，既負奇慧，復擅神加入江南陸師學堂，既卒業，任新軍標統。嘗率部下謁明孝陵，慷慨演說，鼓吹革命，衆皆天聲痛哭。語屢聞於江督，罷職去，遂北走津沽，與皖人吳樾遊。旋入粵，復任新軍標統。會廣州以抗稅樹幟，聲率師禦之，欲密通聲氣以大舉，乃扼於虜將郭人漳，事未濟。屬倪映典襲廣州，亦敗挫，映典殉焉。三月二十九之役，聲任統籌部長，事敗，感憤成疾，浴血卒於香島，年三十有九。

別來三載，相思無已，偶於近刻，得見詩文，哈誦玉再，如對古人。茲有請者，弟自出以來，未初少自階棄，近極竟經營，所事在指期間。惟阿堵物尙虧一黃，就力所現，已窮羅掘，焦思欲燃，若因是掣阻，歿不止王敦笑人。昔公瑾用兵。子敬指困以贈，江鄉先哲，高義如許。矧用急難，遙呼將伯，千鈞一髮，尤甚前人。見信望卽於數日內，籌措至少兩千圓，電匯香港，以伏急用萬勿見卻。他時握手中原，必有以謝君也。

江左用兵記自序

林述慶

林述慶字頌亭，福建閩侯人。初爲清第九鎮營官，有志革命。武昌起義，在鎮江獨立合浙滬諸軍攻南京，克之。後解甲留北京，爲袁世凱所忌，民國二年先宋教仁被刺日暴卒。

自權利競爭等說行，學士大夫遂棄其數千固有之道德節義而從事焉。其究也，凡競爭權利之所在，無所不用其極。一事之生也，遲回審願，惟一己權利是衡，公然視道德

節義若無有，又不掉百出其競爭權利之私，於是乎飾邪行，夕姦言，結朋黨，淆亂黑白，顛倒是非，使一時豪俊游於羿之彀中，而莫之與辨，此非世道人心之巨變也哉。嗚呼！豈爲此懼。

書武漢舉義，建業負隅，風潮洶湧，全局震動，賴蘇浙聯軍，聲威賴壯。自十月初二日進攻，十二日城克。其間血戰經旬，無權利競爭之可言。惟友愛之聯軍，具道德節義之操，相與肉搏搏堅城之下而已耳。迨至事定，一二不顧道德節義者起，翻是爲非，變白爲黑，遂致此十日戰爭真況，混淆莫知究竟。不佞因彙述所躬歷目睹者，一一記之，一字一句，皆從良知寫出，若故事鋪張，稍涉詐僞，天地神人，實共棄之。凡中間所與同謀君子，惟趙君伯先，陶君樸青，楊君詢珂，林君憬甫先已成名以去，餘多執政於今日。如覽斯記，有出入之言，深望嚴詞呵責，糾正其其妄。至蘇浙聯軍，戰債卓著，記中敘述頗簡。非掠美攘功，實以斯記僅限不佞一人躬歷目親者，若妄加揣度，反獲失實之罪，是不敢也。

嗟乎！破壞已終，建設方始，民國前途，儼然尙不知其終極，何忍斷斷焉追述往事以聒人。蓋深恐蔑棄道德節義之夫，中權利競爭之說，飾邪行，文姦言，結朋黨，而謂可以掩盡天下之目，箝盡天下之口，自欺欺人，使真是真非，終不明於世，不佞因記所躬歷之境，所目視之事以存之，或亦書世君於之所許乎？

自祭文

甯調元

甯調元，字太一，號仙霞，湖南長沙人。能飲酒，工爲詩文。早歲入同盟會，從事革命。曾與丙午萍醴之役，事敗被逮，絳長沙獄中三年。民國二年，袁世凱刺宋案起，國湖南獨立，事聞於北廷，又入武昌獄，卒遇害。此文係入長沙獄一年後所作也。

歲次丁未，月惟中冬，鴻燕代飛，日月於征。寧子生塗，逼近周年，寒泉夕沸，冤霜書零。恍兮忽兮，意若有忘。人情冷暖，世道崎嶇，四顧歔歔，誰復願言。迺陳濁醪，暨之牛脯，迺自撰文，迺自祭曰：

自祭文

在昔初哉，大宇洪荒，搏土爲人，實甫媧皇。世運消長，否泰靡常。二離隱曜，四維不張。獸蹄鳥蹟，充夫八方。於時人類，淪胥以亡。日居月諸，我亦降生。圓顛方趾，與衆異形。有手有足，亦妙莫名。晃晃吾影，踽踽吾行。舉世大駭，疑怪疑妖，亦有謂我，產於上霄，不羽不毛，不飛不跳。龍章蜚壤，百口嗷嗷。用是羣衆，張拳揮刃，活活瘞我，墓門千仞。馬面牛頭，凜不可近。哀哀孽子，丁茲奇運。嗚呼噫嘻！夢夢上天。星球大小，其偏其圓。品物附麗，焉知幾千。我獨何辜，坤輿僕隸。胡不自後，胡不自先。嗚呼噫嘻！地之龐洪。縱橫其里，豎亥難窮，鳥飛魚躍，海闊天空。吾其恫夫，奚足莫容。我聞礦物，如恆河沙。重疊互遶，地角天涯。胡不化身，倫與爲佳。絕德棄智，是耶非耶。我聞草木，盤根錯節。夕飲其露，朝萌以蘖。華者實者，樂天則哲。吾時與子，載生載滅。我聞鳥獸，蕃於有北。封狐千里，鷓鴣如蟲，爾吞我併，弱肉強食。世界相續，曷其有極。胡地能載，胡天不極。如是我聞，陽九爲厄。漫漫長夜，奄奄魂魄。吁氣爲霧，吐血成珀。我瞻四方，如何可適，適安斯寢，適枕斯崗，銷聲迹

，潛從幽光，風鳴不已，雨雪其滂。今日之日，一年既將。人亦有言，不如及時。呼形對影，爲奠一卮。異類乞靈，不其餒而。真吾不昧，尙其鑒茲。

武昌獄中與劉約真書

甯調元

仲莊歸，書悉弟狀。弟以五號引渡過江，押軍註局，提訊數次，尙未定讞。生死關頭，已於十年勘破，至此復何所系。惟默揣中國時局，瓜分之禍，不出三年，吾人遲早不免一死。瞻烏爰止，於誰之屋，後死者重可哀也。弟在此間，頗得獄吏善視，亦無所若。爲我告湘中諸友，韋自珍愛，無以我念。

紀南京光復事

范光啓

范光啓，字鴻軒。又字孤鴻。安徽合肥人。嘗爲民主報立舉，奔走革命甚力，民國三年被袁黨暗殺於上海。于右任民立七哀詩吊范氏云：「鸞書求客欲之秦，獨仗精誠感黨人。一死於今關

大計，東南半壁求沉論。」

孤鴻曰：余之擔任南京方面事，實因遜初。允以全力相助乃武漢諸友，電催甚急，遜初初謂予曰：「目前形勢，武漢最重，我將去矣，公其速約烈武南下」。余曰：「第九鎮兵官士，最崇拜者爲伯先，次則雨秋烈武。但烈武在東省，亦有組織，恐不能分身耳；果得此公來，大事可圖矣」。遜初曰：「公試爲之」。余卽偕贊成發電，第二日得覆可南下，再數日，烈武來，在民立與余及遜初相見，縱談片時。三人合議。決定烈武擔任南京司令，余擔任籌款運動。適克強至，寓朱家木橋小樓中。克強請宗漢至民立，約遜初及余。遜初不在余獨往談。片時遜初亦至，余遂回室。次日早七點余偕烈武克強克強贈烈武手槍一。蓋是夜黃，宋二人，對坐小樓，商量一夜，並未眠也。又次日，黃，宋上赴漢。余偕烈武赴南京。爾後九鎮失敗，余心甚急，繕函倩倪鐵生赴鄂，請遜初速來，主持下游。茲時余蓋深知攻寧必須聯軍，而城下後調和斷不易也，而遜初因組織臨時政府事，亦欲南下。及遜初到鎮江，聯軍已雲集矣。此時余留遜初在鎮，疏通各

軍。遜初曰：「我暫赴滬，蘇、杭一帶，計議臨時政府事，疏通軍隊公任之。轉瞬金陵攻克，我再來寧組織政府，因茲時漢陽有不守之信息也」。南京下後，遜初來。而江蘇都督問題，糾紛不可以理。遜初曰：「政府不知何時可成，江蘇都督問題，我輩須特別注意。遂分頭走各軍。各司令僉願大局，林頌亭願任北伐總司令，徐固卿願任援鄂總司令，程雪樓願任都督，遜初及余一日徧走各軍。當晚頌亭將經手事完全交與雪樓，於是軍心大定。願都督府組織法及各司人員，尙無端倪，軍民屬望甚切。遜初手出一冊係鄂州臨時約法草案，迺遜初所屬稿；而鄂省擬公布者也，雪樓閱畢，大爲贊成，願照鄂省一例組織。推舉都督府各司長，遜初與余主張軍隊會議各軍司令申言不欲干涉政治。遂由雪樓約遜初，固卿，良鑑，在諮議局開一秘密會，雪樓派指各司人員，請遜初擔任政務廳長，而以參事會會長屬余。遜初以組織政府辭，余以組織鐵血軍辭。固卿曰：「此事明日非宣布不可，遲恐軍心不定」。遂允諾上海大元帥問題發生。遜初離寧，余卽入鐵血軍。自茲以後，遂入於南京政府時代矣。

絕命書

鍾明光

鍾明光，字達權，廣東興寧人。家貧性孝，棄學就商，後謀革命常以辛亥革命不能徹底爲憾。民國四年七月十七日，炸龍濟光於廣州，龍傷足，死衛隊十七人，明光被捕，翌日以慘刑凌遲死，時年三十五。

嗟乎！茫茫大陸，頓成澤國，浩浩神州，斷送東夷，錦繡山河竟亡索氏之手，千秋領土，喪盡一紙空文。痛彼國賊，甘爲城下之盟，哀我同胞，竟如牛馬之賤。吊民伐罪，湯武尙誅暴民之桀紂。締造共和，先烈曾流熱血以救民。茲我中原黃裔，不少愛國之將士，五族同胞，豈乏鐵血之男兒？除此衆叛親離，袁賊之勢旣孤，人心未死，大局尙屬可圖。同爲五族之民，共與討賊之義。速振義旗，掃除妖孽。毋任國賊盤據，噬臍莫及。勸我同志速進，急起勿怠。儻今振臂一呼，雲合而響應。難免爲波蘭高麗之慘禍者

，在此一舉。同舟共濟，毋忘雪恥之心。臥薪嘗膽，共誓報讎之志。是則弟在九泉之下，可以瞑目無憾矣。我同胞勗哉！

致黃克強書

陳其美

陳其美，字英士，浙江吳興人。生於民國紀元前三十五年幼習商業，後憤清廷昏聩，國勢危殆，毅然起革命之志。民國紀元前六年東渡日本求學，越二年返國。從此奔走滬浙京津間，從事革命運動。在上海方面，尤多規畫。及辛亥武昌起義，往還寧杭鎮滬間計畫響應，布置略定，即於九月十三日在海首先發難，下江南製造局，被舉爲滬軍都督。分兵略定江浙，收復南京，建議組織臨時政府，奠定民國基礎，厥功尤偉。二次革命失敗後，赴日本，一志助 國父組織中華革命黨。民國四年自日歸滬，主持討袁軍事，迭在上海謀發難，均以後援不繼敗。自此益遭袁世凱之忌，民國五年五月十八日被刺於上海寓所，卒年四十一。

克強我兄足下：美猥以菲材，從諸公後，奔走國事，於茲有年。無懷無音，誼逾骨

致 黃 克 強 書

五五

肉。去夏征關東發，美正養病在院，滯擬力疾走別，握手傾懷，迺莫獲我心。足下行期定矣，復以事先日就道，卒無從一面商榷區區之意於足下，緣何慳也？日者晤日友宮崎君，述及近狀，益眷眷國事，彌令美動榛苓彼美，風雨君子之恩矣。

溯自辛亥以前，二三同志如譚宋輩過滬上時，談及吾黨健者，必交推足下，以爲孫氏理想，黃氏實行。夫謂足下爲革命實行家，則海內無賢無愚，莫不異口同聲，於足下無所增損。惟謂中山先生傾於理想，此語一入吾人腦際，遂使中山先生一切政見，不易見諸施行。迨至今日，猶持此言以反中山先生者也。然而徵諸過去之事實，則吾黨重大之失敗，果由中山先生之理想誤之耶？抑認中山先生之理想爲誤，而反對之致於失敗耶？惟其前日認中山先生之理想爲誤，皆致失敗；則於今日中山先生之所主張，不宜輕以爲理想而不從，再貽他日之悔。此美所以追懷往事，而欲痛滌吾非者也。爰臚昔日反對中山先生其歷致失敗之點之有負中山先生者數事以告，足下其亦樂聞之否耶？

當中山先生之就職總統也，海內風雲，擾攘未已，中山先生政見一未實行；而經濟

支絀更足以掣其肘。俄國借款經臨時參議院之極端反對，海內士大夫更藉口喪失利權，引爲詬病。究其實，實交九七，年息五厘，卽有担保，利權不礙，視後日袁氏五國財團借款之實交八二，鹽稅作抵，不足，復益以四省地丁，且予以監督財政全權者，孰利孰害，孰得孰失，豈可同年語耶？乃羣焉不察，經受經濟影響，致妨政府行動，中山先生既束手無策，國家更瀕於阽危。固執偏見，詒語大局，有負於中山先生者，此其一。

及南北議和以後，袁氏當選臨時總統，中山先生當時最要之主張，約有三事：一則袁氏須就職南京也。中山先生意謂南北聲氣未見調和雙方舉動，時生誤會，於共和國統一前途，深恐多生障故，除此障故，非袁氏就職南京不爲功。蓋所以聯絡南北感情，以堅袁氏對於民黨之信用，而祛民黨對於袁氏之嫌疑也。二則民國須遷都南京也。北京爲兩代所都，帝王癡夢，自由之鐘所不能醒，官僚遺毒，江河之水所不能滿。必使失所憑藉，方足鏟鋤專制餘孽，遷地爲良。庶可蕩滌一般瑕穢耳。三則不能以清帝退位之詔，全權授袁氏組織共和政府也。夫中華民國乃根據臨時約法，取決人民代表之公意而後

構成，非清帝袁氏所得私相授受也。袁氏之臨時總統，乃得國民所公選之參議院議員推舉之，非清帝所得任意以予之也。故中山先生於此尤再三加之意焉。此三事者，皆中山先生當日最爲適法之主張，而不惜以死力爭之者也。乃竟聽袁氏食其就職南京，取決人民公意之前言，以演成弁髦約法，推翻共和之後患者，則非中山先生當日主張政見，格而不行有以致之耶？試問中山先生主張政見之所以格而不行，情形雖複雜，而其重要原因，非由黨人當日識未及此，不表同意，有以致之耶？有負於中先生者，此其二。

其後中山先生退職矣，欲率同志爲純粹在野黨，專從事擴張教育，振興實業，以立民國國家百年根本之大計，而盡讓政權於袁氏。吾人又以爲空涉理想，而反對之。且時有干涉政府用行政之態度，卒至朝野冰炭，政黨水火，既惹袁氏之忌，更起天下之疑。而中山先生謀國之苦衷，經世之碩畫，轉不能表白於天下，而一收其效。有負於中山先生者，此其三。

然以上諸事猶可曰一般黨人之無識，非美與足下之過也。獨在宋案發生，中山先生

其時適歸滬上，知袁氏擇強專制之死灰，而負民國之付託也，於是誓必去之。所定計畫，厥有兩端：一曰聯日，聯日之舉，蓋所以孤袁氏之援，而厚吾黨之勢也。「日國亞東，於我爲鄰，親與善鄰，乃我之福，日助我則我勝，日助袁則袁勝。」此中山先生之言也。在中山先生認聯日爲重要問題，決意親往接洽；而我等竟漠然視之，力尼其行，若深怪其輕身者。卒使袁氏伸其腕臂，孫寶琦李盛鐸東使，胥不出中山先生所料，我則失所與矣。（中山先生自謂民黨向主聯日者，以彼能發奮爲雄，變弱小而爲強大，我當親之師之，以圖中國之富強也。不圖彼國政府，目光如豆，深忌中國之強，尤畏民黨得志，而礙其蠶食之謀，故屢助官僚以抑民黨，必期中國永久愚弱，以遂彼野心。彼武人政策，其橫暴可恨，其愚昧亦可憫也。倘長此不改，則亞東永無寧日，而日本亦終無以倖免矣。東鄰志士，其有感於世運，起而正之者乎？）二曰速戰。中山先生以爲「袁氏手握大權，發號施令，遣兵調將，行動極稱自由。在我惟有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迅雷不及掩耳，先發始足制人」。且謂「宋案證據既已確鑿，人心激昂，民氣憤張，正可及時

利用。否則時機一縱即逝，後悔終嗟無及」。此亦中山先生之言也。乃吾人遲鈍，又不之信，必欲靜待法律之解決，不為宣戰之預備。豈知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法律以遷延而失敗，人心以積久而灰冷，時機坐失，計畫不成。事欲求全，適得其反，設吾人初料及此，何致自貽伊戚耶？有負於中山先生者，此其四。

無何，刺宋之案，牽於袁趙之蔑視國法，遲遲未結。五國借款又不經國會承認，遠法成立。斯時反對之聲，舉國若狂。乃吾人又以為有國會在，有法律在，有各省都督之力爭在，袁氏終當屈服於此數者而取消之。在中山先生則，以為國會乃口舌之爭，法律無抵抗之力，各省都督又多仰袁鼻息，莫敢堅持，均不足以戢予智自雄，擁兵自衛之野心家。欲求解決之方，惟有訴諸武力而已矣。其主張辦法：一方面速與問罪之師，一方面表示全國人民不承認借款之公意於五國財團。五國財團經中山先生之忠告，已允於二星期內停止付款矣。中山先生乃電令廣東獨立，而廣東不聽。欲躬親赴粵主持其事，吾人又力尼之，亦不之聽。不得已今美先以上海獨立，吾人又以上海彈丸地，難與之抗，

更不聽之。當此之時，海軍尙來接洽，自願宣告獨立。中山先生力贊其成，吾人以堅持海陸軍同時並起之說，不欲爲海軍先發之計。尋而北軍來滬，美擬邀擊海上，不使登陸。中山先生以爲然矣，足下又以爲非計。其後海軍奉袁之命，開赴烟臺。中山先生聞而欲止之，曰：「海軍助我則我勝，海軍助袁則袁勝。欲爲我助，則宜留之，開赴煙口，恐生變。」美與足下則以海軍既同意於先，斷不中變於後，均不聽之。海軍北上，入袁氏牢籠矣。嗣又有吳淞砲台砲擊以繼之舉以生其疑，而激之變，於是海軍全歸，遂不爲我用矣。且中山先生當時屢促南京獨立，某等猶以下階級軍官未能一致譏。及運動成熟，中山先生決擬親赴南京，宣告獨立。二三同志，咸以軍旅之事，乃足下所長，於是足下遂有南京之授。夫中山先生此次主張政見，皆爲破壞借款，推倒袁氏計也。乃遷延時日，遂巡不進，坐誤時機，猝鮮寸效。公理見屈於武力，勝算卒敗於金錢，信用不孚於外人，國法不加於袁氏。袁氏乃借欺人之語，舉二仟五百萬磅之外債，不用之爲善後政費，而用之爲購軍械，充兵餉，買議員，賞奸細，以蹂躪南方，屠戮民黨，攫取總

統之資矣。設當日能信中山先生之言，即時獨立，勝負之數，尙未可知矣，蓋其時聯軍十萬，擁地數省，李純未至江西，芝貴不聞南下，率我銳師，鼓其朝氣，以之擊討國賊，爭衡天下，無難矣。惜乎粵湘諸省不獨立不借款成立之初，李柏諸公不發難於都督取銷之際，逮借款成立，外人助袁，都督變更，北軍四布，始起而討之，蓋亦晚矣。有負於中山先生者，此其五。

夫以中山先生之智識，遇事燭照無遺，先幾洞若觀火，而美於其時貿貿然反對之；而於足下主張政見，則贊成之惟恐不及，非美之感情見分厚薄於其間，亦以識不過人，智闇慮物，泥於孫氏理想一語之成見而已。蓋以中山先生所提議者，皆不免遠於事實，故懷挾成見，自與足下爲近。豈知拘守尺寸，動失尋丈，貽誤國事，固不由此乎！雖然，前事不妄，後事之師；前車已覆，來軫方適；亡羊補牢，時猶未晚；見兔顧犬，機尙不失。美之所見如此，未悉足下以爲如何？自今而後，竊願與足下共勉之耳！

夫人之才識，與時俱進，知昨非而今未必是，能取善斯不厭從人。鄙見以爲理想者

事實之母也，中山先生之提倡革命，播因於二十年前，當時反對之者，舉國工夫，殆將一致。乃經二十年後，卒能見諸實行者，理想之結果也。使吾人於二十年前，即贊成其說，安見所懸理想，必遲至二十年之久，始得收效。抑使吾人於二十年後，猶反對之，則中山先生之理想，不知何時始克形諸事實，或且終不成效，至於靡有窮期者，亦難逆料也。故中山先生之理想，能否證實，全在吾人之視察能否了解，能否贊同，以奉行不悖是已。

夫觀於既往，可驗將來，此就中山先生言之也。東隅之失，桑榆之收，此就美等言之也。足下明敏勝美萬萬，當鑒及此何待美之喋喋。然美更有不容已於言者：中山先生之意，謂革命事業旦暮可期，必不遠待五年以後者，誠以民困之不蘇，匪亂之不靖，軍隊之驕橫，執政之荒淫，有一於此，足以亂國兼而有之，其何能淑。剝極必復否極必泰，循環之理，不間毫髮，乘機而起，積極進行，撥亂反正，殆如運掌。美雖愚闇，願竭棉薄，庶乎中山先生之理想，即見實行，不知如推倒滿清之必待二十年以後。故中華

革命黨之組織，亦時勢有以迫之也。顧自斯黨成立以來，舊日同志，頗滋訾議。以爲多事變更，予人瑕隙，計之左者。不知同盟結於秘密時代，辛亥以後，一變而爲國民黨。自形式上言之，範圍日見擴張，勢力固微膨脹；而自精神上言之，面目全非，分子複雜，黨猶同器，良莠不齊。腐敗官僚，既朝秦而暮楚，龔龔收類，更覆雨翻雲；發言盈庭，誰執其咎，操戈同室，人則何尤。是故欲免敗羣，須去害馬，欲事更張，必貴改弦，二三同志，亦有以諒中山先生慘澹經營機關改組之苦衷否耶？至於所定誓約，有附從先帝服從命令等語，此中山先生深有鑒於前此致敗之故，多由於少數無識黨人，誤會平等自由之真意。蓋自辛亥光復以後，國民未享平等自由之幸福，臨於其上者，個人先有種種越矩之行爲。權利則猜猜以爭，義務則望望以去。彼此不相統攝，何能收臂指相使之功；上下自爲從違，更難達精神一貫之旨。所謂既不能令，又不受命者，是耶非耶？故中山先生於此欲相率同志，納於軌物，庶統以一事權，非強制同志，尸厥官肢，盡失自由行動。美以爲此後欲達革命目的，當重視中山先生主張，必如衆星之拱北辰，而後

星野亂其度數；必如江漢之宗東海，而後流派不至於紛岐。懸目的以爲之赴，而勢力乃不分；有指車以示之方，而航程得其向。不然，苟有黨員如吾人昔日之反對中山先生者，敢反對將來，則中山先之以政見，又將誤於毫厘千里之差，一國三公之手。故遵守誓約，服從命令，美認爲當然天職，而絕無疑義者。足下其詐爲同志而降之相從否耶？竊惟美與足下，共大局安危利害，實爲多年患難心交，意見稍以差池，宗旨務求一貫。竊以情睽地隔，傳聞不無異詞，緩急進行，舉動輒多誤會。相析疑義，道故班荆，望足下之重來，有如望歲。迢迢水闊，懷人思長，嚶嚶鳥鳴，求友聲切，務祈足下尅日命駕言旋，共肩艱鉅。歲寒松柏，至老彌堅，天半雲霞，綦情獨苦。陰霾四塞，相期攜手同仇；滄海橫流，端賴和衷共濟。於乎！長蛇封豕，列強方逞，薦食之謀，社鼠城狐，內賊愈肆穿墉之技。飄搖予室，綢繆不忘未雨之思，邪許同舟，慷慨應擊中流之楫。望風懷想，不盡依依。敬掬微忱，肅求指示！寒氣尙重，諸維爲國珍攝。言不罄意。

檄南京文

陳其美

金陵龍蟠虎踞，爲長江下游第一都會，人文鍾秀，冠蓋江南，我明太祖洪武之舊都也。甲申之變，滿虜乘間竊取中原，以少數野蠻之人種，竟陵制我億兆神明之民族。我先民取義成仁，前仆後繼，以是二百六十年間，光復之旗，無代蔑有。然往事之失敗，皆因同胞昏昧，不知大義，甘作漢奸，自殘同種；以至含垢多年，未解奴劫。今天下光復之師，同時並起。我江東革命軍，特於九月十三日舉義於上海，人民歡迎，健兒踴躍，遂得克復江南製造局，據守吳淞砲臺，地方安靖，不犯秋毫。本軍政分府正擬上溯長江，恢復江寧，尅日會合武漢皖浙光復軍，共伸天討，誅鋤野蠻之滿政府，建立共和新國家。江南素多忠勇之士，久抱同仇，定必聞風興起。用特通告，檄文到處，其速響應，樹江南獨立之基盤。人民商賈，毋得驚懼，須知後軍政府之起義，乃爲救我同胞，非

所以累同胞也，至於註防旗兵，如有忠志歸順者，概免其死；若有敢抗義軍者，殺無赦，此檄。

檄浙江福建文

陳其美

中華民國軍政府起義於武昌，天下雲集響應，而江浙之間，不聞有舉義旗之聲，實我江東同胞之差。今滿清政府尤窳兇惡極，倒行逆施，將我浙閩蘇三省土地，科押於外人，我三省人民寧可復因循坐視，以自陷於再亡之慘境？我軍政府既建立於上海，吾與滿清不共戴天，浙閩皆我兄弟，其同利害，用特通檄知之，希其共抒憤憤，早日恢復城池，共興北伐之師，以討滿清一百六十年積夏之罪，而復我民族素賦之光榮。此檄。

別鄧澤如書

黃興

黃興字克強，湖南善化。人始在湖南謀革命，長沙之役，萍醴之役，皆所發動。及後進隨國

父，同盟會成立，任庶務長，勇於負責。嗣二國舉義，屢敗屢起，欽廉河口，鎮南關，廣州諸役，尤著戰功。辛亥武昌發難，及南京臨時政府時期，歷任先大元帥，副元帥，陸軍部長。政府北遷，任南京留守。二年，袁世凱刺宋案起，在南京舉兵討袁，事敗走海外。袁世凱帝制事起，歸國力持正義。五年十月六十，年四十四歲。此書係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作。

事冗，未獲時通音問，罪甚罪甚！本日親赴陣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殺賊，不敢有負諸賢之期望。所有此次出入款項清冊，雖細數亦有登記。當先寄呈公埠宣布，次荷屬，次南北美洲各埠。無論成敗，俾共曉然於此次之款，涓滴歸公。弟等不才，預備或有未周，用途卽因之不當，負咎殊深。所冀漢族有幸，一舉獲捷。否雖寸磔吾軀，亦不足以蔽罪。惟此心公明，足以對諸公耳，絕筆！

致馮自由書（一）

黃興

廣州之役，弟實才薄弱，不足以激發衆人，以致臨事多畏懼退縮，此，且

聞蜀省英銳同志，因此亦損失殆盡。弟之負國負友，雖萬死無以蔽其辜。自今惟有躬自狙擊此次最爲害之廣賊，以酬死事諸人，庶於心始安，亦以作勵吾黨之氣。故以四月初二返港，專意養傷，一面團集少數實行之士，以爲復仇之計。除與展堂兄同 署布書之外，未嘗與一友通隻字，其所以如是之孤行者，冀有以擺脫一切糾纏，促其進行之速，不意蹉跎歲月，爲同事人所阻止，不得進行其志，悲憤交集，無可發洩，適得楊君篤生在倫敦自沉消息，感情所觸，幾欲自裁。嗚呼！人生至斯，生不得自由，非死亦不得自由，誠可哀矣。嗣得兄及中山先生並少年報致公堂各同志書，責備甚重。如以弟爲繁華僑之望，則弟實不敢當，以弟在吾黨，亦不過徒有虛名，自問於黨事初未有如何之實益，若以第一死爲妖黨所藉口，致阻礙將來籌款之路，或所不免，此則弟日來所躊躇於心而未決者也。

七月以來，蜀以全體爭路風雲甚緊，私電均以成都爲吾黨所得，然未得有確實消息。前已與執信兄商酌，電尊處轉中山先生，請設法急籌大款，以謀響應，尙未得覆。今

湘鄂均有代表來滬，欲商定急進辦法，因未得接晤，不能知其實在情形，故不能妄斷。至滇之一方面，若欲急進，儘可辦到。以去年已著手運動，軍界會黨，皆有把握，有二三萬之款，即可發動，然此方面難望其成功，以武器甚少，不足與外軍敵也，滇爲蜀應則有餘，爲自立計，則不足；倘蜀敗亦歸於消滅而已。是以弟等尙不能決其如何辦法，專待蜀事得有確信，方敢爲之也。

粵事弟已組織實行隊，先去其阻礙吾黨之最甚者，得成功時，再爲電告前兄囑書各字，三月九日以前均作好，聞皆存於令夫人處，不知刻已寄來否？其中有一最足紀念者，爲林時埭兄贈兄之橫額，字勢飛舞如生，誠絕筆也。餘未及多敘。

致馮自由書（二）

黃興

鄂代表居正由滬派人來云：新軍自廣州之役預備起，其運動之進步甚速，（廣州

之役，本請居君在鄂部經理其事，以備響應也。辦法以二十人爲一排，以五排爲一隊，中設有排長管領之。平時以感情團結，互相救助，使其愛若兄弟，非他人所得間隔，成一最有集合力之機關。現人數已得二千左右，此種人數多係官長下士；而兵卒審其程度高者始收之，以官長下士能發起，兵卒未有不從者，不必於平時使其習知，況其中又有最好之兵卒，爲之操縱，似較粵爲善。近以蜀路風潮激烈，各主動人主張接近辦法，現殆有弦滿欲發勢。

又胡經武君亦派有人來，胡雖在獄，以軍界關係未斷，其部下亦約千餘人。去歲弟曾通函胡君，請其組織預備，以備響應。胡已擴張其範圍，開進步亦速。胡君之人在居君部下者，亦有擬於最近發動，兩部合而爲一，據此則人數已多。趁此路潮鼓湧之時，尤易推廣。蓋鄂省軍界，久受壓制，從表面上視之，似無主動之資格，然其中各蓄有反抗之潛力。而各同志尤憤外界譏評，必欲一申素志以洗其久不名譽之恥，似此人心憤發，倚爲主動，實確有把握，誠不可得之機會，若強爲遏抑，或聽其內部自發，吾人

不爲之指捫，恐有魚爛之勢，事誠可惜。

卽以武漢之形勢論，雖爲四戰之地，不足言守；然亦視其治兵之何如？賊吏胡林翼於破敗之秋，收合餘燼，猶能卓然自立者，亦有道以處之。令漢陽之兵器廠無歸我有，則彈藥不憂缺乏，兵力自足與北部之兵力敵。長江下游亦馳檄可定。沿京漢鐵路以北伐，勢極利便；以言地利，亦足優爲，前吾人之純然注重於南粵，而不注意於此者，以長江一帶吾人不易飛入，後來運輸亦不便；且無確有可靠之軍隊，故不欲令爲主動耳。今既有如此之實力，則以武昌爲中樞，湘粵爲後勁，寧皖陝蜀亦同時響應以牽制之，大事不難一舉而定也。急宜趁此機會，猛勇精進，較之徒在粵謀發起者，事半功倍；且於經濟問題，尤易解決。茲約計各處，大約有二十萬左右，卽足爲完全之預備；至少四五萬，亦可發起入鄂事。總之，此次據居君所云，事在必行，卽無外款接濟，鄂部同志不論如何竭絀，亦必擔任籌措；是勢成騎虎欲罷不得。吾人當體驗內地同志經營之艱苦，亟爲設法籌集鉅款助之，使得有以寬裕籌備，致艱困從事，不歸於失敗，徒傷元氣，

不勝切禱之至。

弟本以欲躬行荆岳之事，不願再爲多死同志之舉，其結果等於自殺而已。今以鄂部又爲破釜之計，是同一死也，故許與效馳驅；不日將赴長江上游，期與會合。故特由尊處轉電中山先生，想我弟接閱，必爲竭力援助。前加恩爲廣州之役，最爲出力，此純係我弟血誠所感，故能有此；今更望有以救我，擬得兄等復電後卽行。或南洋之款，須弟一親往，亦未可知。

致四弟秩如書

朱執信

朱執信·名大符，浙江蕭山人。幼敏慧勤學。留學日本，乙巳入同盟會，於民報多所撰述。戊申廣州之役，庚戌廣州新軍之役，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廣州之役，均居中策劃。躬親執行。中華革命黨時期，奉國父命謀粵，龍濟光降憚之。民國八九年在建設雜誌爲文，影響甚大。九年

革命主虎門獨立，爲奸人所害。其遺著散見於民報及民國建設兩雜誌甚多，現輯朱執信集。

四弟覽：前後數言，想已達。此次歸粵，竟無往晤舅舅及彥平之暇。明日又常赴外縣，風雲靡定，遂此漂忽，交臂無從爲面言，殊所歉也！不而弟復近二年，三妹又隨君直之任陽江矣，不知何時始得一堂爲樂？今且圖殺敵自娛而已。軍中較處家宅爲安全，向來戰死者，視在家被殺者少，可知也。陸士衡所謂「有惡而必得，有愛而必失」者，吾儕正當念此言也。又先人初無他貽留，惟此耿介之性，實賦諸我，儻顏苟活，定不有忝於祖？我謂若敖鬼餒，則兄娶婦十年，三育皆女，縱保此生，何可必其有後乎？此意願弟正之！

孫文主義叢刊序

廖仲愷

廖仲愷原名憲煦，廣東惠陽人。生於美國，歸國後，又游學日本。翼贊國父，努力革命。民

國十四年八月二十日，在粵中央黨部門前，爲暴徒狙擊，因殉焉，年四十有九。遺著有全民政

治等，並有廖仲愷集行世。

先生倡行易知難之說，及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建國大綱，於修齊治平之道，已提綱而挈其凡。願國人思想禁錮過深，解放發皇，爲日尙暫，故先生之主義，未能家喻戶曉。孫文主義研究社同志既刻周於前，復彙而成集，以便檢討。將來宣傳日廣，必有促吾黨主義之實現，以完成先生未竟之工作。吾族之興於此操券矣。中華民國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廖仲愷。

民國雜誌發刊詞

胡漢民

胡漢民，字展堂，廣東番禺人，留學日本法政大學畢業。早年即努力革命工作，民國成立後，歷任臨時大總統府秘書長，廣東都督，國民政府立法院院長，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等職務。委員曾主席等職。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卒。手編《總理全集》並著《三民主義的連環性》等。

謂人莫己若者亡，不恥不若人者亦亡；二者某事若和反，而實相從。蓋無改過遷善

之勇，故自驕而卑人；而氣矜之隆，又未有不承之以意縮者也。嗚呼！海禁開始，人葆其固有之習，不啻鄙夷一切，善改善俗，無足當其一盼。其幾相角而不勝，人我之間，不必深校其量而優絀釐然；則又變其詞，以爲非所能至。凡此皆始終一情性爲之耶，故流俗之憚有所改作也，既不能以所聞者爲非，猶推而遠之曰：「理想云爾，違於事實」。居恆相語，幾以理想之人物爲詬病。夫理想爲事實之母，崇彼論此，其謬誤已不待言。而爲是說者，且以漫汗阿俗者爲聖，而奮興革弊者爲狂。於是有人弁髦憲法，蹂躪人權，襲民主之名，行帝制之實，亦曰維持現狀以從民意。嗚呼！民意果如是耶？

竊嘗辨之：人即之生，始於自營。知物之爲障於己，則未有不營所以排之者。而避苦求樂，厭勞好逸之性，又不待致而能。故奮鬥之生涯，中道而廢止。革命成功之速，國民同心奮鬥之力也，革命之後，朝氣餒於無形，姑息是圖，而忘本來斬至之目的，則國民心理之弱點也。此非惟我國爲然，凡一國變政，其再三翻覆而不定者，亦未嘗不坐是；而不軌之徒，乃得因利乘便，行其僭亂。苟就其爲翻覆之時代言之，徒見人心

之迷於趨向也，幾疑彼之行動，果能同民之欲。而不知彼不過利用國民之弱點，於一時儼爲平情之論；則俾此輩得以恣肆其所欲爲者，國民不能不爲之分謗。然法律罪欺人者，不罪其被欺者。此輩欺人者也；國民被欺者也。見顛危而不扶，反利其死，用心之殘酷，殆莫甚焉。惟吾國不幸羣競至烈之時，先睡後醒，不能倂日而赴，猶徘徊於渾沌之光景。使夫人之窺我者，斷以爲此種民族無進化之可言；而兼弱攻昧，隱然認爲彼之利權，是可痛耳！

晚近言者，舍阿附強權而外，則往往淪於悲觀；其意亦謂羣性已然，其劣敗爲不可救。然國家之成立，其有自然必致之關係，亦當以人爲之自由而變化之。故一切生命，其幹局旣成，卽有不能逃之公例；而國家不然，爲人類自覺自治之精神，不容以器數觀量也。我國民而終不自覺，斯亦已矣。苟能自覺，則發揮其能力，斬除其惰性，遇艱險而益厲，更喪敗而益前；雖天下之至強，將莫能禦。語曰：「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吾人必謂今日之救濟，非於民智民德民力三者急圖其進步不可

；而其爲效，又當視決心實行之如何。子輿氏所謂「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不爲物所勝而求勝乎物也。不然，世固有錮蔽民智，而以爲制治之巧；敗壞民德，而以爲權變之能；摧殘民力，而以爲當務之急者；其亦將惘惘而從之歟？抑猶有所擇也？吾人固有不肯爲「諱疾忌醫」之說，自欺欺世，而尤欲有以釋悲觀者之所懷，故作爲民國雜誌，其是非得失，竊願與國民共參之！

黃花岡烈士事略序

胡漢民

七十二烈士之死，所謂能殉其主義者也。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子曰：「所欲有甚於生者，故舍生而取義也」。蚩蚩之氓，知求生耳，資生之具，懼其不完，則心爲形役，殘賊仁義，莫知所屆，聞「所欲有甚於生者」不悟也。或則色取而行違，欺世盜名，亦終敗露於臨事。故惟其平日信義至篤，視精神爲無上

之生命，而形體呼吸之生命後焉者，乃能臨事取舍，如其所素定。七十二士固持三民主義，欲傾覆異族專制之政府，以拯吾民；此其心至仁，曾不雜以絲毫禍福利害之見。三月二十九日之役，殆知其不可爲而亦爲之，是謂從容就義，所以賢於慷慨赴死之徒也。

竊嘗謂賢者之死，其德業之留存於兩世者，未嘗隨形體之生命以俱盡，其人固不死也。而世仍以不能復見其致力於社會爲可痛，於是重思其人，而求其生平事蹟，詳著之以爲世範。夫後死者之責，寧僅在是？而聞風興起，繼志述事者有人，卽以壽先烈之生命於不滅，嗚呼！其又可少耶？

七十二士死之歲，共和告成。後八年而執信海濱始有徵集記事之舉；蓋慎且求備也。執信遽死於粵軍復粵之役，海濱乃始亟刊所得諸人之遺傳；吾於是益不能無痛云。

民族正氣文鈔序

邵元冲

邵元冲，字冀如，浙江紹興人。博聞強識，善屬文。早感從事革命，癸丑已命東京，後留學美

國。歷任中央宣傳部長，立法院副院長等職，並主黨史編纂會事。創建國月刊，以崇實學篤淺，培植民族正氣，發揚革命歷史爲主旨，風行於一時。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殉難西安。遺著有心理建設論孫文義總論等書。

昔文文山正氣歌曰：「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是氣所旁薄，凜烈萬古存；書其實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繫命，道義爲之根。「嗚呼！民族之能卓立於大地，而不爲強敵外患所陵侮宰割者，豈不恃乎民族之都氣，在之撐持輪旋以扶顛定傾哉？國無民氣，猶人無精義知覺，塊然一血肉形骸，所謂行屍走肉者，安當不爲人之所陵踐。故民族正氣者：至中至正，至剛至大，至強至雄，民族得之則生，不得則死；充之則強，抑之則弱，所謂政治，在充實民族正氣而已；所謂教育，在培養民族正氣而已。自有人類社會以來。興廢之數，難縷計矣；然國無恆存，有民族之正氣則存；無恆亡，無民族之正氣則亡。此中國數千年有史以來之仁人烈士，於民族存亡危迫之俄頃，或殺身以成仁

或舍生以取義；或以孤軍苦鬥，或以大義警衆，風雨如晦，鷄鳴不已，碧血千秋，精誠耿耿，此定一時血氣之所激哉。凜於危亡之運，而以身爲教，使後死者知生死之事小，而名節人皆之事大；知一身生死之事小，而民族存亡之事大，所惡有甚於死者，則於可死當死之際，決然舍身而不辭，以保一己及民族之人格，以爲後來觀感奮發之資，民族正氣之所關，豈不大哉。

民族正氣之培養在於教，而民族正氣之發揮存於文，凡史傳文辭之所敘述，詩歌之所詠歎，抑揚反覆，慷慨激昂，使讀者奮發而不能自己，則文辭之感入深矣。洪士升曰：「國家之所以蟠固者人心，倡人心以忠孝。宇宙之所以撐持者士氣，鼓士氣以文章。」故昔人謂讀諸葛公出師表而不流涕者，其人必不忠。讀李令伯陳情表而不動心者，其人必不孝，吳赤溟亦曰：「夫墨胎採薇之歌，王蠋伏劍之詞，魯連蹈海之對，陳威奮臆之言，張巡聞笛之作，子美入蜀之章。文山拘幽之什，是數公者，骨已朽矣，而後人得其片言，歎歎泣下，按劍相眄，則雖謂數公者死可也。」故不能使天下之氣皆正也。

代有數人，人有數言，則正者常存而氣終不息。故國可亡也；家可破也；身可殺也；天下之人，可使糜爛也，而是氣浩然獨行，則舉夫亡之破之殺之糜爛之之力，均不足以敵是氣，而天下之氣乃生。一故民族之精神，必以民族之文學表顯之。民族文學之中心，必存於古今來忠烈士之文學，其辭則至壯；其意則至誠；其意則至哀；其生氣凜凜，使讀者如受耳提面命，奮發而不能自己，白刃可蹈，威武不屈，雖有雷霆萬鈞之力，刀鋸斧鉞之威，孰能動我方寸之毫末，則人孰得而侮之，則人孰得而亡之。

以近數十年教育之無精神無中心之故，而造今日委靡荏弱之民族性；以近數十年缺乏民族性之精神之教育之故，而養成今日失自信力失抵抗力不知愧恥奮發之民族性，則強敵外患安得不屢屢擊我而亡我也。夫民族存亡，視乎人事，人事成敗，視乎志氣；我不欲自亡，人孰得而亡我。振奮之道，在於立志，在於明恥；明恥之道，刊若矜，式古人之精忠大節及其烈之文字，以扶植發揚民族之正氣，以自立立人，自勵勵人，以此衛國，以此禦侮，則民族生機有不勃然奮發者哉！軌近舉絕道喪，坊肆刊

行，多卑靡佻巧之習，以腐蝕國人之志氣。是猶元氣已衰者，更進之以砒鴆，則安得不穿腸潰腹，以促其死。端居深念，大受莫釋。故撰爲此編，以餉人。上自李忠定岳時武經國禦敵之嘉謨；下逮民國先烈殺身成仁之遺著，開卷展討，正氣凜然，以興頑立懦，樹明恥教戰之風，以藥我國人痿靡瘴靡之習，以發揚我先人果毅剛勁之德，朝薰夕染，行健自強。平時則一德一心以謀國，有事則發揚蹕厲以禦侮，一念之轉移，而人事國運有不勃然丕變者耶？嗚呼！此寥寥數十篇之文字，乃數百年來愛國志士精誠赤血之所鎔鑄凝結而成，所以之覆元；民國以之覆瀋，建國衛族，莫大於是。吾國人其熟讀深念，身體力行，以無負先人之諄諄誥勉，則民族生機實植於此，而我始祖黃帝，軒轅氏之靈實式憑之矣。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一二八紀念日，邵元冲自序。

軍國民詩選序

邵元冲

中華民族，自黃帝作兵，以弧矢之利威天下，以奠國基。歷代以來，代著武功。惟

以止戈爲武，而神武不殺，爲國民道義之精神，故叛則伐之，服則舍之，是用威德所及，能保世而滋大。平時則以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以講武事。而射御爲學者所必習，亦以鍛鍊其體力於無事之日，其周詳事如此。後世昧厥本旨，習爲文弱柔脆，一遇危難，非特不能執干戈以捍社稷，卽欲一身一家之自衛，而亦有所不能。是以戎虜間起，則殺人盈城，流血盈野，禍且極於覆國。烏乎！恫矣！夫立國之道，非有自衛禦侮之力，則平時固無以謀安定，臨事亦無以樹安內攘外之効。故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古訓昭然，可以鑑矣。今國事帖危，戎馬臨郊，非振厲民氣，發憤自勉，則危亡之運勢將無倖。而振厲民氣，莫善於樂詩。茲選自秦風無衣爲始，凡歷代忠烈之士，慷慨之辭，採其音節壯烈，詞義激昂者，凡若干首，都爲一編，名之曰軍國民詩選，而詞選附焉。國人誦國殤之詞，念鬼雄之英毅。讀易水之歌，感悲風之蕭瑟。以及張睢陽城守之辭，岳武穆從軍之什，陸放翁愛國之章，文文山正氣之作，以逮從軍出塞諸篇，莫之元氣淋漓，高音朗節，可感可興。烏乎！此皆吾先民大節至性烈魄耿光之所寄

，以詔我後人自衛自立雪恥禦侮之道。我國民誦之誦之，再三覆之，倘由是而鼓勵其同仇敵愾之心，以挽回危運，日月重光者，則民族之前途，光榮無限，幸運無限，而我民族列祖列宗之靈，實式憑之矣！是爲序。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東北四省陷敵之二週年紀念，邵元仲序。

蠟夙雜感

秦鼎彝

秦鼎彝努力革命，矢志不移。以歷次內地起義之無效也，乃於民國紀元前九年，隻身自緬甸至雲南，運動土司，欲從邊疆起兵革命。事未成，客死於滇，此詩即在滇邊所作也。

三字微名五尺身，亦儒亦墨亦新民，年年蠻烟觸天地，野馬塵埃了一生。
山殘水剩萬民屠，國脈亡之命喪夫，億兆同胞齊俯首，卞年三百作囚俘。
載鬼一車皆素識，獨留荆棘一銅駝。可憐名士多魚鱗，何異秋燈撲火蛾。
半生猿鶴又蟲沙，缺恨彌天待女媧。食到鱸魂一斷，終身無刻暇思家。
唇焦舌敝命都磨，說法其如不聽何！可是衆生根器淺，魯陽無計誇揮戈。
石爛海枯性不改，聲聲舜日與堯天。東胡王氣依然在，禹甸茫茫匝地氈。
幾聲風雲付殺流，有時聞更更虔劉，不堪人鬼多遊倡，獨對天風泣馬牛。

蠻竟草不長忘憂，管德春王北舊遊；卽問苞茅腸已斷，（緬爲問之附屬。）史籍亡
國溯從頭（自永歷死，而明祀遂斬焉。）

一死難拚萬姓生，何如姑剝苦哈身；願身化鑽穿金石，手創球東大帝民。
蟲聲唧唧屋之下，喚醒詩魂驚五鼓，收筵醮墨夢共和，一更不視萬萬古。

猛回頭引子

陳天華

陳天華字星台，湖南新化人。留學日本，主張革命最烈，民國紀元前七年憤日本取締留學生，
投海自殺，猛回頭爲其所著戲曲之一，鼓吹革命，極爲激烈，風行於一時。

大地沉淪幾百秋，烽烟滾滾血橫流；傷心細數當時事，同種何人雪恥仇！

猛回頭尾聲

陳天華

瓜分豆剖迫人來，同種沉淪劇可哀！太息神州今去矣，勸君猛省莫徘徊。

蠟風雜感猛回頭引子 猛回頭尾聲

八七

和友人句

陳天聽

陳天聽字不浮，福建閩縣人。贖款不歸，傷時感世。丁未四月，游學日本歸，道出神戶，痛哭國事，至播磨灘蹈海而死，年三十有五。

生有罪言同杜牧，死甘遺塚傍嬰纒。頭顱肯乞黃金買，肝膽惟餘寶劍知。

送友赴臺

陳天聽

郡島當年百戰場，忽教拱手據金湯。書生絕口談王會，大將甘心愧國殤。西渡衣冠應不少，漢家伏臘詎能忘；憑君往謁延平廟，陳跡蒼涼吊瓣香。

赤嵌水火異吾閩，况復邊雲樹割新；番社租庸充族食，義民擊鼓動邊塵。炎荒風月無名士，舊日河威山主人；此去莫愁離索甚，許多遺老是鄉親。

感憤

瑾秋

秋瑾字璿卿，別號鑑明女俠，浙江紹興人。與徐錫麟等密謀革命。民國紀元前五年，錫麟刺皖撫恩銘，舉義未成。女俠株連被害於紹興之軒亭口。年三十一。

莽莽神州歎陸沉，救時無計愧偷生；博沙有願興亡楚，博浪無錐繫暴秦。國破方知人種賤；義高不礙客囊貧。經營恨未酬同志，把劍悲歌涕淚橫！

觀日俄戰圖有感

秋瑾

萬里乘風去復來，隻身東海挾春雷。忍看圖畫移顏色；肯使江山付劫灰。渴酒難消愛國淚，救時須仗出羣材；拚將十萬頭顱血，須把乾坤力挽回。

失題

秋瑾

祖國沉淪感不禁，聞來海外覓知音；金甌已缺總須補，爲國犧牲敢惜身！不嗟險阻

送友赴臺感憤 觀日俄戰圖有感 失題

八九

嘆飄零，關山萬里作雄行；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龍泉壁上鳴。

央題

秋瑾

把光陰付逝波，這般身事奈愁何！楚囚相對無聊極，樽酒悲歌淚涕多。祖國河山頻入夢，中原名士孰揮戈？雄心壯志銷難盡，惹得旁人笑惡魔。

鏡石無方乞女媧，白駒遺隙感韶華；瓜分慘禍依眉睫，呼告徒勞費齒牙。祖國陸沉人有責，天涯飄泊我無家；一腔熱血愁回首，腸斷難爲五月花。

弔吳烈士樾

秋瑾

魏崙一脈傳驕子，二百餘年漢聲死。低頭異族衣胡冠，腥膻汚人祖宗恥。忽地西來

逆警道，漢人聚哭崑崙崑崙東；方知今日豚尾子，不是當年大漢風。裂眦嚼舌爭傳徽，大叫

同胞聲激烈。積恥從頭速洗清，毋令青冢終淪滅。大江南北羣相和，英雄爭磨魯陽戈。廬梭文筆波蘭血，拚把重頭喚凱歌。年年歲月駒馳隙，不有漢光復總無策，志士奮呼東海東，胡兒虎踞北京北。名曰同胞意未同，徒勞流血嘆無功。提防家賊計何酷？憤起英雄出皖中。皖中志士名吳懋，百鍊剛腸如火熱；報仇直以酬祖宗，殺賊計先除羽翼。爆血同拚殲賊臣，男兒愛國已亡身；可憐憫惜天竟瞽，致使英雄志未伸！電傳噩耗風潮聳，同志相顧皆色動。打破從前奴隸關，驚回大地繁華夢。死殉同胞剩血痕，我今痛哭爲招魂，前仆後繼人應在，如君不愧軒轅孫。

感懷

羅仲霍

羅仲霍，名堅，別字君則，廣東陽人。檳榔嶼師範學堂畢業，歷充英荷校長，及報館主筆，熱心革命，辛。返粵，祕密運動，避妻不見。廣州難作，傷足，誤入族人街，被害。年三十歲。十年浪走天涯路，閱歷多時憂患深。敢說處囊能見末，幾經投爨孰聞音！爲懷家國

頻揮淚，不了恩仇未釋心。讀罷離騷三五遍，劍光燈影兩沉沉。

長缺興歌一再彈，風潮滿目不堪看。容顏秋柳幾經瘦，氣節冬松儘耐寒；只有蟲聲伴長夜，都無人語勸加餐。飄蓬本是半生慣，底爭徒悲行路難。

倚欄披髮仰長空，劍影光芒貫白虹。奮走風霜轟逸氣，悲歌涕淚泣奇窮；撫心常抱千秋恨，吾志當爲一世雄。冷眼觀人回首笑，側身遙望莽蒼中。

無端瞬息到中秋，歲月催人觸景愁，一世繁華空眼底，千秋歌哭上心頭；情天有憾何時補，恨海無聲永夜流。聞道飛仙能縮地，借他性術到瀛洲。

戊申重游南越在美荻同德棧作 羅仲霍

初學一掃從茫茫，笑備六姓爭可憐，四海風波信劫，九霄雷雨日干城，倏
悲胡虜，萬古精忠痛鄂王。多少奸奴甘賣國，憐予對影弔斜陽。

辛亥返國留別諸同志

羅仲霍

隕霜殺草一何悲？赤子扶扶捧首啼；忍見銅駝忍荆棘，神州徧地劫灰飛！英雄老至忽如電，世事雲翻兩覆時；漫把先鞭讓祖述！黃龍置酒豈無期？公等健兒好身手，愧余一介老書生；願將銖血造世界，亞陸風波情汝平。

感懷

林文

林文，字廣塵，一名時爽福建閩縣人。豐儀清俊，性豪爽。留學日本，專攻公法學。殉難於辛亥廣州之役，年二十七。

落葉問歸雁，江聲起暮鴉，秋風千萬戶，不見漢人家。僕本傷心者，登臨夕照斜；何堪更回首，墜作自由花。

故國河山遠，秋風鼓角殘，登臨悲歲促，涕淚向人難。路盡天應近，江空月自寒。

辛亥返國留別諸同志 感懷

九三

宜嘶馬，水滿荒塘不見花。莫道九霄獨昏醉，動心端的爲情差。

撼地西風萬等悲，翻江狂雨暮來時；疎燈黯淡望城郭，一棹倉皇恣別離。入夜浮萍猶蔽月，未秋寒葉忍辭枝；艱難留得新秋淚，來日逢君未可期。

過洪王舊壘

陳更新

陳更新，字鑄三，福建侯官人。穎慧勇武，初留學日本，習體育，返國卒業砲科。詩詞多佳句，且善度曲，蓄志革命。辛亥廣州之役，手鎗法管帶金振邦等數十人，與敵相持三晝夜，力盡被執就義。年二十二歲。

此地原來古戰場，漢家草木尙蒼蒼，至今舊壘依然在，空對河山憶漢王。
剎那大業付飛塵，荆棘藤蘿尙自春；一夜腥風兼瘴雨，中霄頻起不眠人。
事業都如宿霧消，行人到此帳停橈；老天不銷奇氣，化作危峯與怒潮。

無題 過洪王舊壘

九五

偶題

陳更新

料峭春寒動酒悲，劇憐貧病過花時。傷時愧比陳同甫，落魄何如杜牧之。末路知交三尺劍，滿腔熱血兩行詩；頭顱拍拍羞無價，三十當前好自爲。

冠蓋當前半沐猴，漫天陰霾動人愁，由來尙氣輕成病，底事懷才總抱憂！入夢有歌思易水，上弦無調不涼州；乾坤正氣消磨盡，昔日將軍有斷頭。

夜半與諸友飲歸有感

陳更新

蓬梗飄零又一年，前程無計着先鞭。江南生氣驚滇貴，酒半悲歎憶趙燕。莫爲時光傷馬齒，共看火色起鳶肩。滄桑有變心難易，依舊清與石壑。

生日答母促歸

李炳輝

李炳輝，一名祖奎，廣東高要人。隔居霹靂爲教士，鼓吹革命甚力。殉難於辛亥廣州之役，年二十餘。

回頭二十年前事，此日呱呱墜地時；慚愧劬勞猶未報，只緣報國誤烏私。

登越王台

趙聲

趙聲字伯先，江蘇丹徒人。選籌備州舉義，事敗悲憤卒。越王台在今廣東省越秀山上，爲南越王趙佗所建故名。

七雄兼併真無謂，劉項紛爭相自殘；獨向天南開版籍，能將文化服夷蠻。公眞矍鑠威名古，我尙彫零姓氏慚；今日登樓憑北望，中原雲霧正漫漫。

偶題 夜半與黨友飲歸有感

九七

海角亭口占

趙聲

亭在欽州南門外。丁未王和順等在欽州起義，粵督張人駿派郭人漳賴伯生往勸，原約到津後反戈攻粵。詎人漳違約，擊義軍。伯生徒呼負責，馳告同志散去，事乃敗，人漳張宴海角口慶功，伯生悲憤填膺，故有「自慚不是岳家軍」殺入未必便開懷」之句。

臨風吹角九天開，萬里旌旗拂海雲。八百健兒多踴躍，自慚不是岳家軍。
決戰由來堪習勝，殺人未必便開懷，寶刀持向燈前着，無限淒涼感慨來。

贈吳越

趙聲

趙聲初現金陵任新軍標統，以鼓吹革命罷職。北走津沽，與吳越遊。時吳正籌刺端方，聲多所畫。謀既定，越促聲南行，臨別贈以此詩。

淮南自古多英傑，山水而今尙有靈，相見塵襟一瀟灑，晚風吹雨太行青。

雙眸白眼着天下，偶遇知音一放歌；杯酒發揮豪氣露，笑聲如帶哭聲多。
一腔熱血千行淚，慷慨淋漓爲我言；「大好頭顱拚一擲，太空追擾國民魂。」
臨時握手莫咨嗟，小別千年一刹那，再見却知何處是，茫茫血海怒翻花。

己酉初度寄友

趙聲

百年已過四分之一，事業茫茫未可知；差幸頭顱猶我戴，聊持肝膽與君期，歌存天職
寧辭苦，夢想人權亦太癡；再以十年事天下，得歸當開大江湄。

過滎陽楚漢戰蹟弔項羽

吳祿貞

吳祿貞號綬卿，湖北雲夢人。畢業日本士官學校。歸國後，充延吉邊督辦，開島事件起，與日本折衝，強毅不爲所屈。擢湖都統，遷升爲第六鎮統制，駐軍保定。辛亥武昌起義，力謀撥亂，事洩，被害於石家莊，年三十二。

己酉初度寄友過滎陽楚漢戰蹟弔項羽

九九

征途躍馬走滎陽，東京西索水茫茫，形勝巍然多絕壁；楚漢分爭古戰場。秦皇圖憑併六國，遣使英雄成霸業。漫笑風雲爭豎子，項王畢竟人中傑。書不讀，劍不舉，只憑豪氣凌霄漢，漢高聞名膽爲落。鴻門會上何其雄，八千子弟氣如虹，七十一戰無不利，天下無敢撓其鋒。滎陽城外楚歌激，不信漢軍環四壁。大聲狂呼戰無罪，英雄獨對烏江泣，嗚呼！堪歎楚王失項處，萬人何足稱勁敵。蕭蕭京索水聲悲，土暈隴花般戰蹟。願率中原強健兒，爲君一掃傷心迹。

虎牢關

吳祿貞

山峯聳翠接雲寰，傳聞此是虎牢關，北倚黃河有汜水，有如一線環其間。晉人城此守鄭國，幾次戍兵稱要阨。中原逐鹿古戰場，悲風千里餘膽血，戰死鬼雄何足慨，茫茫白骨今猶在。默祝忠魂古健者，同我再上龍沙塞。

戍邊樓落成登臨有感

吳祿貞

籌邊我亦起高樓，極目星關次第收。萬里請纓歌出塞；十年磨劍笑封侯。鴻溝浪盡金甌固；雁磧風高鐵騎愁。西望白山雲氣渺，岡們江上自悠悠。

秦關道

吳祿貞

滔滔黃河水，崎嶇秦關道。西征心事急，馬蹄踏秋草，功名立異域，用歎衰老？桑榆圖補救，爲計恨不早。班張通西域，史蹟猶可考。羌虜破膽否？長劍是吾寶。

潼關望黃河

吳祿貞

走馬潼關四扇開，黃河萬里逼城來。西連太華成天險，東望中原有劫灰。夜燭淒涼

虎牢關秦關道潼關望黃河

數知己，秋風激烈感雄才。傷心獨話興已事，怕聽南飛塞雁哀。

步王梧生先生己酉歲十首原韻錄四首 吳祿貞

若將事業望旃常，山上雲偏山岫忙；高視敢誇千里目，憂時徒作九迴腸，長安觀變成殘局，列國爭雄啓戰場；滄海無情天地窄，馳驅容易誤年光。

乘軫持節去悠悠，萬里臨邊玉塞秋；背使蛇龍據山澤，直教狐兔匿林邱。一絲知否牽全局，大錯何堪鑄九州；孤憤滿腔鬱誰語？竟思披髮大荒遊。

風人雅意託於詩，三復流連有所思；時事是非千古定，纏綿忠愛幾人知？高情甯有飢寒懼，願影誰憐冰雪姿？寄語窮愁孟東野，象雖毀齒豹存皮。

從來江漢鬱雲雷，士氣而今消歇纔；三願誰論天下計，九邊未見戰雲開。漢皇前席才難用，騷客離魂招不來。金粟堆前松柏老，人時誰唱得龍媒。

絕命詩

熊朝霖

熊朝霖，字齊賢，貴陽人。保定軍官學校騎科生，富革命思想。辛亥灤州之役，充敢死隊隊長，佐王金銘，白雅雨等與王懷慶戰於雷莊，失敗被執，與白等同遇害。此其就義前之絕命詩也。

極目中原久陸沉，天南痛史更傷心！我今欲向前朝問，劫海茫茫何處尋？
夷禍紛紛愧伯才，天荒地老實堪哀；須知世界文明價，盡是英雄血換來。
男兒死耳果何悲！斷體焚身任所爲；寄語同胞須努力，燕然早建蕩夷碑。
塵世何因定坦途，夜基此去諒無殊；不然且化青燐血，風雨歸來認故吾。

山海關

林天羽

林天羽，字傾飛。曾與丙午萍醴之役，事敗，變姓名，亡命日美，旋歸山西。武漢舉義，得起

絕命詩

山海關

響應。以餉械不繼，退難，時辛亥二月也。

一海復一山，一關峙中間。借問入關者，何時復山關？中原自有主，久借亦應還。

黃海

林天羽

北遊忽不樂，東去攬扶桑。禹氣兼天鑿，河流入海黃。秦船何寂寂？禹跡竟茫茫。水底百靈怪；夜深羅我旁。

失題

林天羽

吾儕既救國，舍身殉主義；豈惟有生艱，一死亦不易。生固我所欲，死亦安得避，生死了不關，期於事有濟。頗傷我同胞，一奮於血氣；狙擊復暗殺，前仆後者繼。究其所結果，不與自殺異，此輩寧盡誅，徒令喪壯士。我今語同志，幡然大變計；古今英雄人，其妙在任智。宜尼爾好謀，孟子譏疾視，庶幾捐小勇，可以集大事。

津獄遺句

張榕

張榕，字蔭華，山東歷城人。好武術，嘗敗日本著名武士。民國紀元前七年，早樾炸載澤於北京，榕參與其謀，事敗，遁天津被逮，復借獄吏逃日。武漢事起，返遼陽，謀革命，被刺遇害。此係繫津獄時，獄中遺句也。

一聲霹靂田龍起，震滅人天諸不平。

獄中口占

張恭

張恭，字謙伯，浙江金華人。嘗佐伯蘇秋瑾創大通學校，被推爲光復軍分統，皖事敗，徐秋殉國，遁緝縶嚴，化名爲張同伯，逃於處州山中。旋走日本，爲民報及天討撰文。民國紀元四年，清光緒帝及西太后相繼薨，恭與熊威基陳其美謀乘時大舉，衆未畢集而事洩。成基亡命日本，恭爲端方所捕，逮繫金陵，凡閱四載，光復後始釋出。民國元年十月五日卒。此詩即在金陵獄中所作。

舟渡黃海 津獄遺句

地球自古有終滅，人壽從來少百年。事到錯時纜節見，身如傀儡任絲牽；愛根淨懺終非佛，隨遇能安便是仙。石火電光容易過，鉄窗長日抱書眠。

史筆永無傳信日，問心原可對人言。玉堅要向瑕中見，鉄錯誰從鑄後翻；天際冥鴻重觸網，令問夜鶴竟乘。聰明已被離騷誤，莫更投湘弔屈原。

北邙華表如林主，何處重尋丁威？文字有靈諛謬少，鬼神求食乞饑。明麗枉作千春計，厚澤能延五世稀。但使十年辭故里，人民城郭已全非。

似聞昨日邯鄲道，最是盧生未得閒。磁枕有緣通睡語，金丹無術駐衰顏；居然白晝因心幻，未熟黃梁已鬢斑。我願回翁傳口訣，莫將塵夢誤癡頑。

攻江甯城夜占

林述慶

大好乾坤計戰塵，六朝風月伴冷身；依依無恙埋山樹，應認江南舊主人。

入天保城口占

林述慶。

降旛高拂石頭城，日照關萬角聲；如此江山收一戰，居然還我漢家營。

晚泊梁子湖

宋教仁

宋教仁字鈍初，號漁父，湖南桃源人。入同盟會，贊助國父革命有功。民國二年三月二十日袁世凱使羽黨刺殺之於上海北車站。

日落浦風急，天低野樹昏；孤舟依淺渚，秋月照征人。家國嗟何在，乾坤渺一身；夜一闌不成寐，撫劍獨愴神。

思家

宋教仁

去國已三載，思家又一秋；親髮知白髮，閨怨定蓬頭。禹城腥臙滿，天涯道路悠；

入天保城口占

一〇七

有家歸未得，期待滅仇讎。

秋 曉

宋教仁

旅衣難成寐，起坐獨徬徨；月落千山曉，鷄鳴萬瓦霜。思家嫌夢短，苦病覺更長；徒有枕戈志，飄零只自傷。

哭鑄三盡節黃花岡

宋教仁

孤月殘雲了一生，無情天地恨何平！常山節烈終呼賊，崖海風波失援兵。特爲兩間留正氣，空教千古說忠名；傷心漢室路難復，血染杜鵑淚有聲。

海天杯酒弔先生，時勢如斯感靡平；不幸文山難救國，多才武穆竟知兵。卅年片夢成長別，萬古千秋得有名；恨未從軍輕一擲，頭顱無價哭無聲。

登韜光絕頂

宋教仁

日出雪磴滑，山枯林葉空；徐尋屈曲徑，竟上最高峯。村市沈雲底，江帆走樹中，海門潮正湧，我欲挽強弓。

獄中詩

四言六章

甯調元

甯調元，字太一，號仙霞，湖南長沙人，丙午以萍醴事敗，繫長沙獄中三年，民二宋案起，圖湖南獨立，事洩又入獄，此詩係在長沙獄中所作。

幽二至夜永，獨寐湧歌，未見君子，我憂則那。

烏兮噫啞，哀鳴求儔，夜寒不寐，敲焉涕流。

有月有日，縶於室隅，憂心如滿，不可與俱。

東門之柳，一年再圓，人之敲不取，去日似悲。

吳琦三畫師黃花岡登韜光絕頂

河之水分，曷云其已，及時不歸，爲螻爲蟻。

彼乘者騎，靡由不誓，願瞻周道，罔罔於前。

獄中書感

並序

甯調元

東望夏口，西望武昌；滿眼劫灰，三月咸陽之火；秋墳鬼唱，昨年江上之魂。此古戰場，李華。進而流涕；竟非吾土，王粲。倦而登樓范希文，經世之思，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屈正則卜居之痛，衆人皆醉我獨醒，衆人皆濁我獨清。進退已成，戒羊公私且問報讎。自共和始創。專制既除，一紀於茲。九州之內，商不安業，農不歸耕；在朝經百年長治之謀在野存旦夕苟延之想。飛燕覆巢之懼，螻蟻是而人已非；啼鵲望，帝之聲，樹欲靜而風不息；山崩鐘應，險象叢生。兔死狗烹，惡因迭種；出東門而懷天路，依南斗而望京華；虎去狼來，一蟹不如一蟹，風淒雨苦，後人還哀後人。宮之奇盡室以行。魯仲尼過河而返，子胥殉波臣而抉雙目，梁鴻瞻宮闕而發五噫，人之云亡

天胡此辭！余爲民請命，遠禍無方；龍有魚之嫌，遂因豫且，路多羊腸之險，誰閔勞人。化爲精禽，譏孽緣之未盡，踢翻嬰武，原兇戰之所無。市虎竟駭聽聞，靈犀莫辟鬼魑；後瀆續前瀆而至，鼠穿屋而有牙，來日向去日俱難，馬何時而生角。此皆天心之未悔禍，抑亦人事之莫如何者也！雖然生死何常，憑奪天命，晦明相間，誰識未然；用爲詩以紀其事。時癸丑六月。

天陰雨驟晝開雷，狂陛，重重節夜臺；鐵鑄九州渾是錯，愁來百念盡成灰。好還且莫論天道，洩憤公然託禍魁；去日來年都不易，肯因知己託良媒。

蔓盡瓜稀淚暗吞，須臾忽死更堪論。誰聞黃雀螳螂意？頻見朱門主僕喧。生世不諧當五濁，問天畢竟隔重關。身經波浪翻迴在，待挾眸眸掛國門。

豺狼爲長鳩爲媒，萬種牢愁到酒杯。事業已隨流水盡，年華可有魯戈回？儘誇熟釜飽煎豆，何必寒爐始作灰。地老天荒有如此，起看星斗獨低徊。

拒狼進虎亦何忙，奔走十年此下場；豈獨桑田能變海，似憐蓬鬢已添霜。死如嫉惡

當爲厲，生不逢時甘作殤。偶倚明窗一凝睇，水光山色劇淒涼。

贈畏友林子超二首

陳子範

陳子範，字勤生，福建閩侯人。少習海軍，任俠尙武。民國二年討袁軍起，治爆烈彈，義師旣敗，腐心切齒，思收鉅刀一割之用，卒以去慎自炸死！

解鞘燈下看雙劍，擊筑樽前共浩歌，唱到國讎聲淚併，江湖俠客已無多。
滄桑滿眼名流盡，風雨連床別緒多，今夕逢君無一語，楚囚相對泣山河。

答畏友林子超

陳子範

莫向天涯問楚囚，楚囚身世似虛舟。已無淨土容歌哭，只合浮槎犯斗牛。填海不沈精衛恨，補天難解杞人憂。傷心勞燕分飛後，擊筑孤吟易水頭。

有感三章

陳子範

出山攬轡欲澄清，胸有陰符百萬兵；伏櫜長嘶無限恨，拔刀起舞不平鳴。關河破碎分南北，豪傑飄零半死生；每飯難忘心內事，龍蟠虎踞石頭城。

逝水年華去不還，留將熱血在人間。生無媚骨艱逢世，死有餘羞枉出山；爭上綠草空灑淚，遙聞奏凱且開顏。談兵帷幄謀何拙，絕好中原尚閉關。

滿目滄桑感慨增，何人左袒倡中興。細參色相原無我，辜負名山悔不僧；自笑驚弓如野鳥，生憎逐臭是青蠅。看他虜運終衰歇，同室操戈薛與滕。

自輓七絕二首

鍾明光

鍾明光字達權，廣東興寧人。家貧，棄學就商，後謀革命，嘗以辛亥革命不能澈底爲憾。民國四年七月十七日炸龍濟光於廣州，被逮，翌日以凌遲死，年三十有五。

有感三章 自輓七絕二首

一一三

豐城劍涉海珠空，忍看生靈飽毒龍，我便安禪制將去，不辭蹤跡血腥中。
黃花共醉不須疑，腸斷秋聲事可知；寄讀隔離同調者，操琴遮莫怨鍾期。

自挽七律二首

鍾明光

成佛生天事有無，大光明處血模糊；敢將功罪問當世，豈爲恩仇拚此軀？未放屠刀
應入獄，漫期填海可知愚；祇今悟澈空空色，自是吾身幻得吾。

一念酬恩願尚遠，卅年心事總堪悲；不才敢擬擎天柱，無處能容立地鐘。破國亡家
徒有恨，赴湯蹈火義難辭；料應化作啼鴉去，欲報慈烏再世期。

輓劉道一

黃興

劉道一，字炳生，湖南衡山人。丙午在萍醴舉義，被害於長沙瀏陽門口。國父輓
詩有：「尙餘遺孽艱難甚，誰與斯人慷慨同」之句。

英雄無命哭劉郎，慘澹中原俠骨香。我未吞胡恢漢業；君先懸首看吳荒。啾啾赤子天何意，獵獵黃旗日有光。眼底人才思國士，萬方多難立蒼茫。

贈友

黃興

淒絕 堂碧血鮮，妖雲瀾漫嶺南天。窮圖七見荆卿苦，脫劍今逢季扎賢。往日仇秦終有救，十年興越豈徒然？會須却取紅羊日，百萬雄師直抵燕。

哭執信

胡漢民

徒然風誼兼師友，屢共艱虞讀性情。關塞歸魂秋黯淡，河梁攜手話分明。海盜猶增離之過，人盡思君死太輕。衷讀追奉終不是，鑄金寧得似生平。

書憤

胡漢民

紛紛狐鼠未驅除，攬轡中計本疎。紫色蛙聲今竟爾，白龍魚服近何如？桓溫誓墓甘遺臭，趙盾欺人畏直書。猶幸六師能討賊，秦庭不待哭色包。

貴縣謁石翼王亭

邵元冲

大漢男兒歌破斧，手提三尺盪胡虜；剽騎北伐勢莫當，翼王矯矯人中虎。惜哉中朝亂無序，自壞金甌彼織豎。蜀川星隕天所哀，精爽耿耿沒猶怒。西江漣漪夏屋渠，魂兮倘來娛茲土，豐碑嵯峨民大忘，我來拜王淚如雨！

過岷崙關懷荻武襄

邵元冲

危巒重險難攀，氣壓海關鎮百蠻；如見武襄英略在，輕騎三鼓奪雄關。

滿江紅

秋瑾

小住京華，早又是中秋佳節，爲籬下黃花開遍，秋容如拭。四面歌殘終破楚，八年風味徒思浙。苦將儂語派作蛾眉，殊未屑！身不得，男兒列；心卻比，男兒烈。平生肝胆，因人常熱，俗子胸襟誰識我，英雄末路當磨折。奔紅塵何處覓知音？青衫濕。

航靜塵家，問幾個男兒英雄？算只有蛾眉隊裏，時聞傑出。良玉勛名添上淚，雲英事業心頭血，醉摩挲長劍作龍吟，聲悲咽。自由季，常思慕；家國恨，何時洩？吾濟今日，各宜努力！振拔須思安種類，繁華莫但誇衣闕。算弓鞋三寸大太無爲，宜改革。

憶舊游

罷戍歸京寄友

吳祿貞

過嶼齋開帳狄武襄 滿江紅

一一七

十年離別苦，滿腔情緒，同是天涯。憶楚王台下，狂歌擊劍，豪氣堪嗟。九邊處處
…痕，飛夢逐龍沙。往事話淒涼，長城萬里，幾處悲笳。榆關獨立久，望渤海空陽，
落日西斜。戰血餘腥在，念匈奴未滅，何以爲家。春風吹斷秋草，趁大好韶華。數出塞
征鴻，沈暮色，笑歸鴉。

蝶戀花

吊黃花岡

黃興

轉眼黃花看發處，爲囑西風，暫把香籠住，待灑滿枝清豔露，和香吹上無情墓。
回首羊城三月暮，血肉紛飛，氣直吞狂虜。事敗垂成原鼠子，英雄地下長無語。

蝶戀花

贈李沛基

黃興

華舸天風吹客去，一段新秋，不誦新詞句，聞道高樓人獨住，感懷定有登臨賦。

昨夜晚涼添幾許？夢枕驚回，獨自思君語；不道珠江行役苦，祇憂博浪椎難寫。

四門泥

黃興

是英雄自有英雄面，怕甚麼代庖越俎，還他一個矢雙穿。人生一世幾華年，男兒六尺誰輕賤，精金百鍊，磨勵時賢。將軍一箭，恢復利權；便封豕長蛇，也不過再起羣龍戰。

油葫蘆

黃興

十萬橫磨如電掣，一霎入幽燕。揮落日，掃浮煙，烽火斷神州，血浪黃河遠；毳幕走羣狐，落葉西風捲。一個是千年老大無雙國，一個是萬里馳驅第一鞭，算不了鷓蚌相持，漁父垂涎。

蝶戀花 四門泥 油葫蘆

一剪梅

題五層樓圖

廖仲愷

廖仲凱，原名恩煦，廣東陽人。民國十一年六月十八日陳炯明在廣州叛變，先一日，遣使始至石龍囚之，經六十二日始釋出。所錄二詞皆在獄中所作也。

疊閣層樓倚曉風，山上烟籠，江上霞紅，興亡閱徧古今同。文祇雕蟲，技祇屠龍。莫問當年舊主公，昔日名隆，今日樓空，跳淵小窟穴其中，更靜潛蹤，夜靜穿墉。

金縷曲

題八大山人松壑圖

廖仲愷

未合丹青老，劇憐他銅駝飲泣，畫才徒老。丘壑移來扞胸臆，錯節盤根寫照。想握筆愁腸縈繞。國破家亡餘墨淚，洒淋漓，欲奪天工巧。賺尺幅，碧沙罩，繁華歇盡何須弔；且由他嫣紅姹紫，一春收了。地老天荒渾不管，空谷蒼松獨嘯。經幾度風狂霜峭。如此江山歸寂寞，漫題名，似哭還同笑。詩四句，古今悼。

12

742125